

# 點化 Transfiguration

Vous n'avez pas le droit  
de mépriser le présent.

2017  
06



## 點化

### La tranfiguration

“Vous n'avez pas le droit de mépriser le présent.”

#### —— 耽美之餘 ——

Charles Baudelaire 曾這樣描述同時代的畫家 Constantin Guys，作為他對現代性的闡釋：« le dernier partout où peut resplendir la lumière, retentir la poésie, fourmiller la vie, vibrer la musique, partout où une passion peut poser son œil, partout où l'homme naturel et l'homme de convention se montrent dans une beauté bizarre, partout où le soleil éclaire les joies rapides de l'animal dépravé». 意即，凡有一道光輝、一記詩的迴響、生命的一絲顫動、音樂的一聲和鳴之處，凡有能被激情所矚目之處、凡有自然之人與俗套之人所表現奇異的美之處、凡是陽光灑落於這墮落物種飛逝般的喜悅之處，Constantin Guys 始終是流連於上述地方直至最晚的一人。

這樣的描述，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 Flâneur(漫遊者)其遊蕩、閒逛的生活家形象。然而迥於一般認知的 Flâneur，Baudelaire 認為 Constantin Guys 的傑出，更是在於膽敢追求自身所處時代的美。既不似一般學院派畫家易戀棧過去，也不似一般 Flâneur 僅獵奇已逝去的瑰麗。Constantin Guys 的層次超越純粹的 Flâneur，在於他不僅只做瞬間即逝的隨機尋奇。依照 Baudelaire 見解，Constantin Guys 側重的是對「現實當下」的點化作用。

---

 何謂點化
 

---

M. Foucault 曾在 < 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 > (何謂啟蒙) 一文中，將 Baudelaire 在 Constantin Guys 身上所見的點化作用詮釋了一番：

«c'est qu'à l'heure où le monde entier entre en sommeil, il se met, lui, au travail, et il le transfigure.

Transfiguration qui n'est pas annulation du réel, mais jeu difficile entre la vérité du réel et l'exercice de la liberté; les choses « naturelles » y deviennent « plus que naturelles », les choses « belles » y deviennent « plus que belles » et les choses singulières apparaissent « dotées d'une vie enthousiaste comme l'âme de l'auteur ». Pour l'attitude de modernité, la haute valeur du présent est indissociable de l'acharnement à l'imaginer, à l'imaginer autrement qu'il n'est et à le transformer non pas en le détruisant, mais en le captant dans ce qu'il est. La modernité baudelairienne est un exercice où l'extrême attention au réel est confrontée à la pratique d'une liberté qui tout à la fois respecte ce réel et le viole. »

意即，當整個世界進入酣睡之際，他（Constantin Guys）開始作畫，並點化了世界的樣貌。這點化作用的結果並非抹煞現實，而是使現實界的真相與自由之間能發揮出交互作用，使自然的事物變得更加自然，使美麗的事物變得更為美麗，使奇特的事物彷彿能具有一種 " 如同其創造者的魂魄那樣熱情的生命 "。對現代性的態度而言，「現實當下」的重大價值與一股迫不及待的渴望無法分離。這股渴望，即是要想像「現在」，想像「現在」的另一樣貌，並以此點化現在。然這點化之法，並非是要摧毀現在，而是要掌握它當下的實在。波特萊爾的現代性之運作，是極端注意現實當下，卻又運用了一種自由，這自由既尊重了這個現實當下，亦侵擾冒犯了這現實當下。

---

 無權輕視當下
 

---

本期系刊，編輯群希望做到的便是映照 Transfigurer，點化。在現代性的脈絡之下，我們容忍著朝生暮死與稍縱即逝的感官遊戲，導致容易神聖化與英雄化已逝年代。然而復古就是否定，否定痛苦的現在，之所以會傾心於已逝時代，也是間接招認了想拔除自身於當今的撤退型心態。然而 Charles baudelaire 言：« Vous n'avez pas le droit de mépriser le présent. » --- 你沒有權利輕視現在。因此，編輯群希望本期系刊內容不僅唯有歷史爬梳、歌頌過去、人事尋奇與資訊提供此類漫遊者式的獵奇與耽美，更要試以不將現代性以時間維度視之，而將現代性代換成一種態度視之，自由施加嚮往與想像，並以渴望為動力，親手點化現實當下。盼可發覺，其實現實當下並非那樣變動不居，也並非唯有已逝年代才令人獨鍾。現代人們實為有能潛移默化出既當下又美好的年代。

---

# 01

## 時事短評

職工斷網權 /  
Airbnb 在法國 /  
海外選民投票權  
非裔老兵 /  
猶太人回鄉潮 /  
在巴黎「遇見台灣電影」 /  
歐元區 /  
索邦與六大併校 /  
2024 奧運 /  
—— p.1

---

# 02

## 電影筆記

巴黎野玫瑰 /  
日以作夜 /  
綠光 /  
風塵女子  
輕蔑 /  
碧海藍天 /  
—— p.5

---

# 03

## 本期專題

以九零後視角，  
談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  
—— p.7~14

---

# 04

## 人物專訪

Camille  
法籍中文助教  
—— p. 15

程昕 Ambre  
汲刻吾時劇團 團長  
—— p. 17

李璟瑩 Thérès  
法文研究所一年級  
—— p. 23

盧珞瑩 Marceline  
貿易公司歐洲區業務代表  
—— p. 27

江灝 Guillaume  
麥田文化編輯  
—— p. 33

---

# 05

## 經驗分享

▶ 志工  
葉姍妤 Maëva  
Le soleil d'Arles  
—— p. 41

朱靖雅 Judith  
Les jours à Paray  
—— p. 45

張淳雅 Laurianne  
Paray 的見證與見聞  
—— p. 47

▶ 交換  
王秋澄 Virginie  
澄長在巴黎  
—— p. 51

翁紹原 Yannick  
魯汶生活  
—— p. 53

▶ 實習  
鄭家琳 Laurine  
記法語節目之電台助理生涯  
—— p. 55

---

# 06

## 講座側寫

我在命運的岔口等你：  
覃康寧與他的歧路花園  
—— p. 59~62



— p.5



— p.7



— p.17



— p.33



— p.59



— p.71

## 07

### 學生投稿

我，摩托車，與攝影  
法文五 賴鈺丰 Phoënix  
—— p. 63

Tennis, Ma Passion.  
法文一 張逸昀 Guava  
—— p. 65

20Ans Le Temps de la Recherche  
法文三 楊采蕓 Nadège  
—— p. 67

## 08

### 法式食譜

尼斯沙拉 Salade Niçoise —— p. 71~73

開胃小點 canapés  
燻鮭魚

蜂蜜核桃生火腿  
小黃瓜與核桃乳酪

水果沙拉 Salade de Fruits  
—— p. 69~70

## 09

### 學會回顧

## 2017 年起， 法國職工斷網權正式 生效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法國新勞動法多了一項備受矚目的規定，即在下班之後，雇主不得讓員工再上網處理郵件、訊息等業務。Droit à la déconnexion，亦即斷網權，或譯離線權。

此法目的是希望讓員工能更好地把個人、家庭生活和企業工作區分開來。多數法國人認為，清楚地區分辦公與非辦公時段，能讓他們上班時更精力充沛，心情也較愉悅。



## Airbnb 於 2019 起，於法國需繳稅



赴國外旅遊前，相信不少人的訂房平台都是 Airbnb 吧。

然而極少使用者會注意到，這樣的營業平台其實沒有繳稅。必須合法報稅的旅館業對此感到不平，但這類的網路平台卻號稱這僅是一種共享經濟模式。2017 上半年，叫車平台 Uber 正因不敵爭議，而決定退出台灣。

而在法國，法國國民議會已通過一項立法，要求 Airbnb 及其他網路平台，自 2019 年起，把其客戶的租房收入向法國稅務部門進行自動的申報，法國稅務部門根據他們的申報，再為租房的法國納稅人稅單上印製該交的稅額。

在 2019 年到來之前，我們都無法確切地知道，這類私人租屋交易的規模與收入有多大與可觀，因為網上平台透露的數字從來都不是確切的。而專家預測，約莫在十年以內，所謂“合作經濟”的規模，大概還會再增至 20 倍。

## 法國海外選民，也能輕鬆行使投票權

你知道，身在台灣的法籍人士也能為法國選舉投下神聖的一票嗎？以 2017 年法國總統大選為例，光是在海外，法國官方便設立了高達 866 個投票站。其中 11 個在中國大陸，6 個在港澳，1 個在台北。

據法國官方網站的信息，在海外的法國人若要投票，首先需要事先前往當地使館做登記。至於投票方式，則有兩種，可以自己前往海外投票站，甚至也可以委託他人前去投票。



因此，若下次你的法籍朋友說他不想去投票，可不是因為要回國投票太麻煩，倒有可能是他想不到該把票投給誰。

## 歷史血債：數名非裔老兵終入籍法國

2017年4月15日，法國時任總統歐蘭德，於即將離任之前，向28名於二戰和其他戰役中為法國衝鋒陷陣的非洲老兵們，頒發了法國公民證，並說法國的確虧欠了他們，欠下了血債。

這些老兵們，現年皆介於78到90歲之間，同為法國打過一系列戰役。然而在非洲一連串的獨立運動後，許多法屬殖民地行政上已不再屬於法國。因此，這些留在法國境內走不開的非裔大兵，多數都在等待確切國籍的過程之中，年邁老去。

這些長居法國的非裔老兵，其實一直在爭取平等權益。因為他們拿的退休金無法比照法國老人；不明確的國籍身份，也使他們無法獲得其它社會福利，甚至連出境旅行都不易。其中一名非裔老兵表示，歐蘭德的此舉，的確有助於傷痕撫平。而法國境內應尚有不少非裔老兵等待入籍。



## 法國千名猶太人口遷回以色列



法國猶太移民局表示，自2012年法國南部發生系列針對猶太裔的攻擊、謀害事件後，遷回以色列的猶太裔人口，數量大增。光是去年就約有五千人。

自2014年起，回遷以國的情況開始高漲。到了2015年，更是來到了高峰，因當年爆發了查理周刊恐襲事件，且又有恐怖份子襲擊一家位於巴黎的猶太人超市，造成法國境內猶太人口的不安。

但是，這一移民潮不僅僅與聖戰分子製造的動蕩狀態及反猶主義有關，也同宗教因素、身份認同、經濟及社會因素有重大關係。然而矛盾的是，恐攻的普遍化，可能使法國境內的猶太人，稍可重獲信心，因為恐攻是針對人群，他們並非是唯一受擊目標。人口回遷的狀況，再再顯示了法國的宜居性開始受到質疑。

## 巴黎影院推出「遇見台灣電影」活動

為在歐洲樞紐—巴黎推廣台灣電影，自2015年起，台灣文化部駐巴黎的部門與法國Lightbox電影協會展開「遇見台灣電影」合作計畫，今年已邁入第三屆。

今年「遇見台灣電影」的放映活動，是與高雄市電影館合作，於巴黎拉丁區Les 3 Luxembourg電影院，舉辦四場電影放映，並選映12部由台灣新銳導演執導的『高雄拍』短片，並安排導演映後座談，與影迷交流。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宜珊執導的短片《亮亮與噴子》入選了本屆鹿特丹影展。

台灣與法國，向來在電影交流方面不留餘力。其實自許多法國影評家視台灣新電影為法國新浪潮的傳人之後，台灣電影的表現便一直被電影大國—法國注目著。



## 多數法國人反對退出 歐元區



民調顯示，在法國，反對與贊成法國脫歐的人數比例各佔一半，但多數民眾並不認同退出歐元區的選擇。而退出歐元區，正是法國極右派民族陣線 Marine Le Pen 的競選政見。

在法國，有 72% 的國民不希望回到法朗時代，甚至其中有 44% 表示極力反對。這表示了，多數法國人並不同意 Le Pen 的這句話：「回到美好的老法郎時代，如同回到貨幣主權的時代。」

然而，多數法國人支持歐元，並不代表他們願意繼續買單歐盟。不少受訪者認為，歐盟帶來的絆腳之處遠遠大於好處。

法國社會的主要其一裂點在於，在小鎮中，多數人口主張脫歐，而城中則較多人支持留歐；多數年輕人也較支持歐盟，然而，老年人口則多對歐盟表示不信任。

## 索邦與巴黎六大將併 校



近年全球大學併校風潮不斷，而巴黎四大與六大也於今年傳出要併校的消息。

巴黎大學創建於 1150 年，是全球最古老的大學之一。1968 年，當局將其各分為十三個自治大學，依序命名為巴黎第一到十三大學，各專攻不同領域。巴黎六大 (Université Pierre-et-Marie-Curie, ParisVI)，著重的是科學、工程和醫藥，而巴黎四大 (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ParisIV) 則以藝術和人文學科著名。

為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談合作併校、互補為綜合大學，是目前許多大學的走勢。

根據日程，巴黎四大與六大預計將於 2018 合併完成。合併後，將包含 3 個學院，分別是文學、語言和人文社會科學院、工程科學院以及醫學院。預計總學生數可高達 5 萬 4000 名。

不過，也有大學堅持不走併校路線。譬如波爾多三大校長前幾年說過：「合併會提升國際知名度與排名沒錯，但我們不能活在一張榜單上。」

## 睽違百年， 巴黎有意舉辦 2024 奧運



五月，新任總統馬克宏走馬上任後，法國人民似乎更加期待巴黎能成功申請舉辦 2024 的奧運，因馬克宏的立場主張國際開放，或許能為申請帶來更多成功籌碼。

距法國上次舉辦奧運，正好是一百年前，1924。這次，評估委員走訪巴黎時說道：「巴黎有魅力，這並不是因為它的建築，而是你去看看那裡的運動員，不管有拿獎牌的或沒拿過獎牌的。以及，那些小孩子們的眼睛，最珍貴的東西就在他們的眼神當中，他們會和他們的偶像運動員一起奔跑。誰知道呢，也二十年之後，這些孩子就會成為一代冠軍。」

巴黎已經擬好建設計畫。譬如：奧運村將會位於北郊聖德尼，距離比賽場地最多不過十公里，運動員赴賽路程最長不超過 30 分鐘。而選手村將在賽後改為普通住房，不會荒廢。另外，95% 的比賽場地，基於已存在或作為暫時建築的場地，並不需要特地為奧運大興土木，唯一要建的游泳賽館，也是為了鼓勵當地孩子學游泳。

最後，巴黎市長從容表示：「奧運會將讓我們的社會變革，進行得更加快速。聖德尼和法蘭西島的所有年輕人，和所有人群，都將見證我們想舉辦奧運的雄心壯志。」





Cahiers du Cinéma →



37°2 Le Matin | 1986 |  
Jean-Jacques Beineix

《巴黎野玫瑰》的法文片名，其中 37°2 指的是什麼，導演從來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於是我們可以猜想，它可能是人一早起床的體溫，有點偏高，但又不大能確定是生病了或發燒。接著我們看看它的英文片名：《Betty Blue》，便能猜測出，女主角內心深處是充滿壓抑的。本片長達三小時，場面前衛又瘋狂，無論劇情喜憂，始終給了觀眾大幅撼度。

這是一部浪漫與悲劇並存的作品。在前半段，劇情大肆鋪排著浪漫時，可能便有觀眾開始疑惑，這樣浪漫到荒謬的劇情，究竟導演該如何作結。果然，後半段的劇情，急轉而下，雖並非毫無設防，但由於前半劇情實在太過離地，因此劇終時，不勝唏噓感便大幅襲來。而電影如此殘酷的結局，似乎是導演正暗示著：人生並非時時都能找到出路。



La Nuit Américaine | 1973 |  
François Truffaut

《日以作夜》是本片片名，其實亦是一個美式電影技術術語，意指在白天拍攝夜景，並以藍色濾鏡加工成仿夜景效果。而本片呈現的正是一個電影拍攝過程中的故事，是以「戲中戲」的模式讓觀眾能紀實地看見一部電影是如何拍攝成形。導演楚浮在這部片中自導自演，劇中，他不僅要處理電影拍攝的事情，還要忙於照顧演員們的情緒。譬如男演員有棘手的感情問題，而女演員則有著精神受挫的傾向。在一切不順之中，電影還是得趕在約定的時間之前，力拼完成，讓人看見電影創作其實是一項艱鉅任務。不過，戀影如癡的楚浮，並不是想藉此片抱怨拍片生活的庸碌，此片對他而言，反而是楚浮對電影致敬的巔峰之作。



Le Rayon Vert | 1986 | Éric Rohmer

《綠光》，一部侯麥的經典之作，其刻畫女性情感之準確度，實在令人吃驚。

本片描寫一位女性，她似乎在假期中無所適從。眼看著日子已過到暑假中，如同長泳到了泳池中央，怎麼瞻前顧後於池岸都不是，又正逢水至深之處，進退與歇止皆有所難。

她無力於埋頭前行，也無計於掉頭返還，更是無法歇止停留，否則只會更心惶於無法腳踏實地。在假期的途中，總是過得不知所措，幾乎輾轉於原地。

她回想於初時，是也曾期望著假期的到來，但卻非人人皆能將假期打理得完好妥貼；而長大後，則難免引頸著幾場美得難以置信的邂逅，但最終多只是落得心靈的再次失託與流離。這樣一場假期，對她來說，可真是漫長到讓人強烈意識到自己的寂寞困境。

若你也覺得，假期時總會遇上上述的瓶頸，和《綠光》的女主角 Delphine 同樣，在練習生活與探尋自我時，既壓抑又失落，那便要極力推薦你看看這部《綠光》。也許，最終也能如 Delphine 一樣，在遇見一個有緣之人之後、在同到一個機遇之地之後、在一個晴朗無雲的黃昏之時、併坐於面西的海堤，屏氣凝神，只為有幸見到，那一眼瞬間的綠光。從此，壓抑過的便能舒坦了、流離過的就有所棲了、冷漠過的都變溫柔、曖昧過的都會漸明白。如侯麥最初賦予綠光的寓意：理解了眾生，明白了自己。



## Une Femme Coquette | 1954 | Jean-Luc Godard

1954年，年方廿三的高達因母喪而返回瑞士。為了電影，他荒廢學業，變賣家產（例如阿公的絕版書）。高達父一怒之下便斷他金援。滯於瑞士期間，他在一處大水壩打工。賺了一筆小錢後，便怒買了一部35mm攝影機，開拍了他的第一部小小短片《Opération béton》（混凝土工程，1954），是個水壩興建的工程紀錄短片。

至於《Une Femme Coquette》（風塵女子，1955）則算是高達第一部有劇情的短片，劇情則是改編自Maupassant的原著〈Le Signe〉（符號）。而本片其實在今年之前，皆處於被註記為「遺失」的狀態。然而，卻在今年，它卻突如其然地出现在了Youtube頻道上！影迷便能輕鬆一睹高達的首部劇情創作。

九分多鐘的《風塵女子》是以大量的主角獨白，描述女性勾引男性的情節。這即是高達日後非常慣用的題材與手法。雖然影評常說這是娼妓情節，但這類情節，無論在影像或文學敘事中，其實都被作者（高達或莫泊桑）描摹得輕盈生動。且高達本人在此片中，也有現身演出。

有些同學或許曾在閱指課讀過Maupassant作品〈Les Tombales〉（墓碑）。其便是描寫一名女士，假裝在墓園悼亡夫，用以勾引男士的憐愛之情。看來，「勾引」於日常生活中，對高達與莫泊桑來說，都是不容小覷的題材。



## Le Mépris | 1963 | Jean-Luc Godard

高達的片普遍來說並不好懂，他總是擅長在作品中添加許多小把戲，等著精明的觀眾能加以拆解。而《輕蔑》這部片不外乎也是把戲叢生。

就把戲而言，我們可以看看其中一個例子。一開頭，當紅豔星碧姬芭杜裸臥於床的橋段，高達前後分別用了紅、藍濾鏡為畫面做了點加工。這即是一種破壞觀眾窺視慾的小小把戲。透過顏色的突然轉變，可以沖淡、緩衝觀眾對女體的窺視慾望。

高達先是使用了充滿慾望的紅色濾鏡，其後又突如地回到了正常攝影原色。再來，他又以冷色調藍色，將女體對觀眾的挑逗性降至冰點。據說，當時因市場需求，該片製片曾因碧姬芭杜的裸露鏡頭不夠多，而要求高達補拍某些段落。但叛逆成性的高達，並未只是乖乖就範，反而於那些鏡頭上加了濾鏡把戲。雖然濾鏡的突如轉換讓人摸不著頭緒，但卻體現了高達年輕時反商業化的走向。



## Le Grand Bleu | 1988 | Luc Besson

去年十一月十三，知名自由潛水家恩佐麥歐卡 (Enzo Maiorca) 在西西里島過世。他與法國潛水家賈克馬猶 (Jacques Mayol) 互相競爭的故事，正是盧貝松早期的劇情片《碧海藍天》(Le Grand Bleu) 之劇情藍本。

「他們的友誼建立在海底，他們還沒意識到的聖地。」享壽85歲的恩佐麥歐卡，是第一位潛入50公尺深的潛水家，並曾在1988年57歲時，締造個人最佳的101公尺。不過在盧貝松的這部電影裡，劇情最終是將他置死於海底，出於那句：「始終找不到浮上海面的理由」的理想。除了愛情元素，本片更是大幅帶出了「家庭」對人一生的養成。透過恩佐健全的家庭成員，對比出馬猶的孤苦伶仃與木訥個性。在他遇上愛人之前，相依為命的朋友，只有寥寥那幾隻海豚。

本片的成功在於，笑料足夠，然嚴肅動人的劇碼也做得絲毫不馬虎，無論笑點與哭點，都具有驚人的張力，每每看完總能獲得飽滿的情緒與記憶。是我認為最成功、最完整的世俗電影之一。

## 以九零後視角 談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

撰文 楊采蓁

# 光陰的故事



# 台灣新電影

### 前言

猶記某屆台北電影節，〈光陰的故事 — 台灣新電影〉[註1]的製片王耿瑜小姐 (Angelika K.Y. Wang) [註2] 於映後談到，她震驚於至某校媒傳系演講時，發覺眼前的大學生們幾乎對「台灣新電影」一無所知。她感嘆區區三十年，卻已有如此巨大之斷代。

在此，筆者不敢言要做斷代裡的引路人，僅暫且是資淺的問津者，尋向所誌，感到彷彿若有光。因此，願能稍將所見，向人道也。

本文共計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由筆者本身的九零後、近千禧之子的身分出發，淺述身為新生代，看待台灣新電影的主觀經驗及觀察。第二部分則是轉為書寫新電影與台灣當代藝術之間的共振與擴延，是記述台灣藝文界中生代在當代藝術與新電影之間持續性的穿梭與生產態度。結語則是總括建議九零後之子能如何觀看台灣新電影。

## 漫遊者般的九零視角

### ■ 初遇台灣新電影三十週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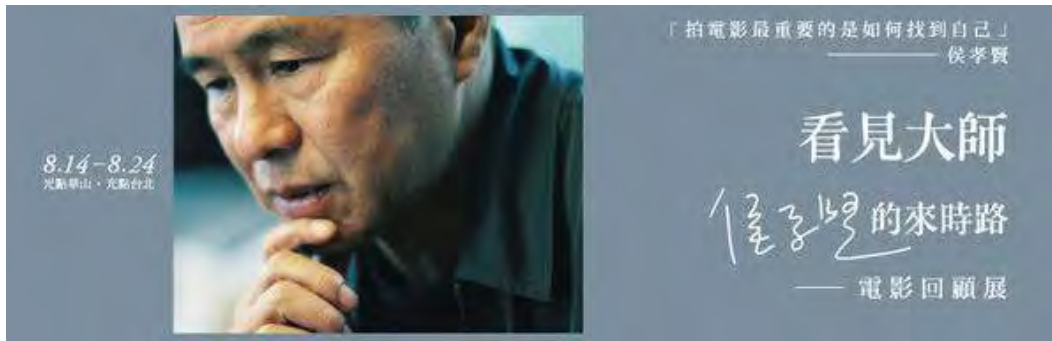
二零一五，是我開始問津台灣新電影之路的起始年。未滿二十的年紀，台灣新電影卻已三十而立，於時間的長廊上，它彷彿不等我。我的九零後身分，使不在場於一九八零年代是個必然，使不諳新電影是種尋常，然而這並不注定新電影與我終是緣滅。

有幸逢三十週年，〈光陰的故事 — 台灣新電影〉發行上映了。片中置入了許多台灣新電影時期經典作品的代表性片段。當時我的無知碰上這樣的經典性、代表性，使觀影過程便如懸浮於水中，有著既失重又保持的曼妙感。那些經典的片段，在觀影當下即已使我感應到點滴而確切的溫潤，或許那就是所謂的精華，猶如雞精。日後，在循序見歷了大半新電影時期作品之後，起初那些點滴的溫潤，便如實匯成了流域、結成了水路。

然而，其實這些年來，在看台灣新電影作品的過程裡，感到自己像是一顆冥王星，繞行在光源的最外圍、持著最混沌不明的身分、意識著自己具有隨時被其他引力拉走的可能。時常心疑也許新電影輻散的光暈並非能是我的皈依。主要原因即是雖非光年，然也確實遙距了三十個年頭，我不在場於一九八零年代是個永不得超生的事實。是個感想沒有份量、有心得恐怕也只是誤讀的台灣新電影局外人。然而若是要說局外人，後來我勉勵自己轉向另一種較正向詩意的說法，即是引用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的漫遊者 (Flâneur) 概念，來符應我與台灣新電影之間的關係。

漫遊者 (Flâneur) 是在十九世紀的巴黎拱廊街下，邊行走邊張望的人物。他獨具閒適，透過對事物保有既近且遠的距離，因而持續抱持興趣，細緻地觀察。觀察並非唯獨漫遊者所能，然漫遊者有其敏感性，善於感應。他並非高高在上的知識菁英，也非世俗諸眾，雖進行觀察，卻從不涉及與滲染其中，因此兼具了客觀角度與美學價值。漫遊者和一切明定的價值保持距離，心向因而變得遼遠，表達也更具有了更多面向與層次。在此，運用漫遊者般的九零視角觀看台灣新電影，便成了一件極為詩意、即興而靈巧的事情。

## ■ 一五年夏季的侯導熱潮



時間落在一五年，自侯導大作〈刺客聶隱娘〉於五月在坎城奪下最佳導演獎後，台灣國內除了媒體逕相製作相關報導，且為期長達約莫一個半月之外，坊間座談、論壇更是廣興群起，侯導相關出版品也大量暨出。在諸多歡騰與同慶之中，最實質而深刻的一項便是光點電影館在八月所企劃的「看見大師·侯孝賢的來時路」經典電影回顧展。此展是為台灣首度最完整的侯導回顧展，放映從〈風櫃來的人〉到〈紅氣球〉等 14 部作品之 35 釐米拷貝版。這對於九零後青年如我，是個極大的振奮。影展消息一出，雖稱不上熱淚盈眶，卻前所未有的紮實感嘆道：「我們這一代，終於也能進戲院看侯導作品了！」

一五年夏季侯孝賢的凱旋回歸，宛若一隻舉足輕重的鯨，身負殊榮，從南法坎城游回了台灣，在光耀之下以沉著有力的尾鰭老練拍打著水面，使那些沉寂於水底的一九八零新電影時期氛圍，再度翻新至水面，成為一股再度能見的浪潮。做為一個在岸上遙觀而誠心的遠矚者，能如願見著這些來時路的全景，感到前所未有的歡欣與珍貴。侯孝賢於一五年夏季的凱旋回歸，無疑使新電影愛好者如我，更加愛戴曾有的浪潮，也是個鼓舞台灣新生代走上回顧新電影之旅的重要契機。

## ■ 觀察同輩觀影的症候

然而，在欣於台灣新生代回顧新電影之旅的背後，筆者在此也要淺談我輩觀影上的症候與懸欠。猶記某次，某台灣知名影評人、資深影視記者來我校新聞系演講，其演講內容充分且用心，然卻潛藏著些微的隱憂。講者提及了許多經典老國片、多位新電影時期舵手，並預設了台下年輕學子們對此範疇概是一無所知，因而時常言出：「你們趕緊去把這些片子『補』一『補』吧！」而後台下學生便群起埋首，各個奮筆在簿子上記下片名、年代與人物重點。那機械化的反應、眼神裡的無光，使在場唯一沒低首的我感到震驚。

該講者所用之「補」字，使人感到一股強制而僵化的導向。對於九零後青年而言，我們如楊照所言，是活在經典已存的年代，理所當然經典就已經在那裡。然而從來都不該用「補」齊、「補」好、「補」滿的心態去追尋經典。在現代化脈絡下，萬事朝生暮死、快速飛逝，容易造成對實質內涵認知的斷裂，只將電影作品視為一種資料、求聽聞而不求賞析、淪為汲營的資料追求、經驗上雜碎的說嘴、及電影相關花邊的賣弄。電影經驗教育的傳承，首當要避免的便是這類買辦式的灌輸，否則新生代多只能識得速成的資訊大標題，對於實質內涵的意義，則不得而入。

台灣新電影之「新」且可貴之處，便是在於其擺脫舊制電影的僵化與局限，開採了新題材。面對當時如此一批空前未有的生龍活虎之作，於今若以狹隘且僵化的心態接觸之，則不能稱為賞析與領會，而只是一種對台灣新電影作品的扼殺。另外，對於舊作，我們本該因存在著時代差異而讓觀影過程更加可能的細緻，否則觀看舊作便容易成為最不樂見的粗糙「炫復」行為。

## 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的共振與回響

### ■ 以策展方法細緻檢視躁動的一九八零至九零

自一九八零年代初始，台灣新電影混搭匯流了當時的文學、小劇場、表演、空間、攝影、民歌、設計、美術、音樂、舞蹈等不同藝術領域之要素與人才，交織出當時鮮明的美學質地。台灣新電影三十而立的當今，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也來到了二十年。此指的「當代」是以八零年中後期政治解嚴為社會文化變動的在地參考點。將這二十年來的當代藝術策展史視之為「時間的同志」[註3]，用以觀看台灣新電影與台灣當代藝術之間的相互生產與交互詮釋意義，是回溯這段躁動而壯麗的年代之絕佳方法。

台灣新電影與多門台灣當代藝術的共軌情形，源於它們的共通點皆為文化行動。理念的表達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實際動用了資源、執行了決策，克服了實際癥結、並採取了必要協商，為的是提供一種在全球化時代下，能著眼在地現實的媒介，並以此媒介反映出當下在地的問題意識。

當時台灣新電影與多項藝術領域之共振，既如火如荼又高張飽滿，所有成員都在躁動與合作之中神采奕奕，是文化運動界人士最嚮往的黃金年代。然而因其所涵蓋的版圖甚廣且各有匯流，既非只是一群人士，也非僅是一張事件編年表或創作作品清單，三言兩語實在難能將具體內容描述到位。因此逢新電影三十週年，為檢視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的共振與回響，善用當代藝術策展學與策展實踐是當今最不失立體性呈現的作法。

## ■ 地下根莖的擴延與勾聯

曾有兩期〈藝術觀點 ACT〉雜誌〔註 4〕緊握了台灣新電影三十而立之契機，製作「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地下根莖再生計畫」，廣邀當代藝術界的劇場、美術、設計、新媒體、及策展界人士針對新電影錯綜複雜的地下根莖採取任何可行的詮釋與再造。有記憶的爬梳整裡，也有電影場景的複訪行動，抑或是知識型精闢點評，以利進行新電影與當代藝術之間的芽點重生，或進行巧妙的接枝新種，為化育出不同凡響的新品種思維，或再集結出另類成群塊莖。

面對新電影與當代藝術的根莖繁複勾聯，此專題企劃者龔卓軍及孫松榮老師寫到，專題以「無名的科學」之名，刻意指向更多未來淺在的可能性。在橫跨多項領域的狀態之下，仍有系統地將專題分化成「場景」、「分鏡」、「剪接」與「論述」四大面向。以訪談新電影時期的「場景」，延伸至如何影響創作者當下的創作思考；以「分鏡」化約出具有潛力的創作計畫；以「剪接」提出具有多重組合可能的策展計畫；以「論述」分析新電影與表演和行動之間的縱深關聯。

〈藝術觀點 ACT〉雜誌的「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地下根莖再生計畫」，除了再現了一九八零年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兩者間的密不可分，更是再造了兩者於今擴延其迴響的可能性。另外，此專題也並非只求單純的知識生產，而是從知識型的藝術形態中脫離出來，使創作及論述嘗試轉向接近現實生活中的自己，這正符應了台灣新電影的本質：一股求真的意志。





## ■ 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的共同求真意志

徐明瀚老師在其〈與其說，尚不如... — 一個未成形的台灣新電影「息壤植栽」藝術計畫〉一文中 [註 5] 提及：「與其說台灣新電影尋索求真的形式是以說真話的型態表現，不如說這種求真意志是如何才能不說假話的方式出現。」又言：「我所預想的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之「息壤植栽」計畫，就是一個持續尋索各種「與其說」卻「尚不如」之真話形式與真實主體之形象。」

台灣新電影與當代藝術之共同求真意志的表現，正符應了傅柯 (Michel Foucault) 研究古希臘城邦其「說真話」(Parrhesia)、「說真話的人」(Parrhesiastes) 之概念 [註 6] 。

根據傅柯說法，「說真話」(Parrhesia) 具有五種內涵：坦率 (frankness)、真理 (truth)、危險 (danger)、批判 (criticism)、與義務 (obligation)。一九八零年代的新電影及延續至今的當代藝術，將坦率 (frankness) 視為一種表達形式上的要求，極少如黨國時期作品般極盡遮掩美化及修飾，是達成了知識與信念間的一致，企及了創作者直指自心的真理 (truth)。至於危險 (danger)，則可以從新電影其始終未能命名的渾沌狀態做出解釋，鼓動於解嚴之前，引爆於解嚴之後，是為一股先行的力量，具有勇氣而甘願曝身於風險，在危險性上所具有的承擔實為不容小覷。再來則是批判 (criticism)，此種批判是帶領觀眾、諸眾由下而上地向當時權力核心說真話，強調其身於相較低階的發言位置，卻不減其反應事實的力道。最後，義務 (obligation) 則對應新電影時期創作者在其具有其自主性的情況下，亦即在沒有他律使其必須「說真話」的情況下，他仍視「說真話」是其義務，是一種自身的內在需要。

在我看來，台灣新電影時期的參與者，他們所共有的求真意志使他們能真切做為「說真話的人」(Parrhesiastes)，這就是為何台灣新電影時期作品總能從裡邊兒滲出縷縷地氣。

## 結語

### ■ 領略上的更精進

同為九零後之子，筆者建議，與其用「補」齊的心態看台灣新電影，使之淪為「炫復」手段，或只僵化地參照權威性的台灣電影史，不如採用王耿瑜其文〈光陰之旅 — 台灣新電影在路上〉〔註 6〕所提及之觀念，以創造而非考證的方式去進行台灣新電影這項再記憶工程。將台灣新電影視作一記憶所繫之處，從中去關注與剖析。讓台灣新電影成為一融場域，容許「形形色色」的人們，懷抱各式目的，進入這場域取材，使台灣新電影既是形式也是內容，既指涉外在，也包含內在。

採用創造的方式，是以一種更精進的心態，近入台灣新電影之核心價值。觀察新電影與當代藝術在現下的持續擴延，或著手使之再擴延，是種較能召喚出潛在的共同情感之方式。九零後的身分其實可以不僅僅作為台灣新電影星系的局外小行星，我們就是那「形形色色」人們之一，去操作與利用過去，勇敢讓所有理解或誤會，都成為當下清楚的知覺，進而也成為歷史上的真實註解。

### ■ 無權輕視當下，在耽美裡務實

然而，確切的台灣新電影已成過去也是事實。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在訪談中言及：「我沒經歷過台灣新電影那樣的時代，但我能想像那種激動、徹夜不眠地一起談電影的感覺。台灣新電影是電影工作者的一種生活方法，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留戀的，只是一種電影的生活方法消失了。可能，我們要留戀的就是一種生活方法吧。」

「復古就是否定，否定痛苦的現在」，之所以會認定台灣新電影為美好年代，某層面也是招認了想拔除自身於當今的撤退型心態。在現代性的脈絡之下，我們容忍著朝生暮死與稍縱即逝的感官遊戲，過往因而變得甜美，值得留戀千百回，然而波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言：「你沒有權利輕視現在」。

每個當下都具有其重大價值。我們要做的從來都不該只是耽美於台灣新電影時期，而是領略其中的態度，將之務實應運在當下。渴望過去，同時也重視當下的價值，這映照了傅柯於〈何謂啟蒙〉〔註 7〕一文中所提的「點化」概念：於這當下，再去想像當下的另一理想樣子（或許是台灣新電影時期），並以渴望為動力，用想像「點化」當下。這點化並非摧毀現在，而是掌握住它當下的實在，是極端注重著現實，而又運用了想像的自由。這自由，既尊重這當下，同時又能侵擾這當下，是種對於當下的潛移默化，既耽美又務實。這便是我以九零後身分看台灣新電影的態度。

附註

- [ 註 1 ] < 光陰的故事 - 台灣新電影 > , (30 years of Taiwan New Cinema) , 2015 。
- [ 註 2 ] 王耿瑜 , 台灣電影工作者 / 影展策畫者 / 電影監製。
- [ 註 3 ] 「時間的同志」此概念出於《台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 2015, 呂佩怡主編。  
詳見該書 P.20。
- [ 註 4 ] < 藝術觀點 ACT > 雜誌第 63 及 64 期。
- [ 註 5 ] < 與其說 · 尚不如 ... - 一個未成形的台灣新電影「息壤植栽」藝術計畫 >  
收錄於 < 藝術觀點 ACT > 雜誌第 64 期, P.52-54。
- [ 註 6 ] 「說真話」(Parrhesia)、「說真話的人」(Parrhesiastes),  
詳見《Fearless Speech》(傅柯說真話), Michel Foucault 著、正義愷譯。
- [ 註 7 ] < 何謂啟蒙 > , <Qu'est- ce que les Lumières>,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1984 , P.32-50。

圖片來源

- [ 圖 1 ] 牽猴子整合行銷
- [ 圖 2 ] 光點影業
- [ 圖 3 ] 藝術觀點 ACT 雜誌第 63 期
- [ 圖 4 ] 藝術觀點 ACT 雜誌第 64 期



## Camille 中文助教

卡蜜兒，二十三歲，來自南法。  
一年前在 Aix-en-Provence 自應用外語系畢業後，繼續研  
讀她的碩士學位。

Q：學習中文的契機？

A：這完全是偶然的。事實上，當我們讀完國中時，我們的高中便已決定好了。然而，我並不想就讀那所高中，我想去的是另一所位於 Toulon 的學校，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學中文。我跟自己說：何不試試呢？於是我試了！那兒的老師都很和藹可親，我十分喜歡，所以大學時，我也決定繼續學下去。

Q：為何決定當助教呢？

A：這也是個巧合！（笑）。事實上，那時，我想離開法國前往中國或台灣待個一年。我的主任便告訴我，有個送赴海外當助教的計畫，我參加並獲選了，所以我就來啦！我想，這項計畫，讓我可以探勘自己是否有想當法語老師的意願，無論是在海外或是在法國境內教外國人。

Q：有上過教學相關的課程了嗎？

A：沒有耶，因為所有的學生都可以申請當助教。至於要不要修課，其實取決於個人的動機或是各所大學的規定。

Q: 台灣學生與法國學生的差異?

A: 我想, 相比之下, 台灣學生都比較害羞。我在大學時, 我與同學們都時常發言。事實上,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台灣學生常有問題然而卻又不說, 甚至連「是」或「否」都不太回應, 以至於我時常不確定學生們是否理解我所說的。在法國, 當我們不懂的時候, 我們都會舉手直接詢問老師。我想這就是不同之處。再者, 好幾次在課堂上, 我見到台灣學生們在台下成群私語著。當我還在法國念書時, 我也會與同學們討論, 但很少是在課堂上私自討論, 而是公開提問。然而, 台灣的學生時常只在彼此之間討論上課內容, 卻不願直接問我。在法國, 我們比較樂意在眾人面前向老師提問, 我想這是一種比較尊重老師的方式。

Q: 初到台灣, 有感任何文化衝擊嗎?

A: 我沒有確切感到什麼文化衝擊。我覺得在台灣的生活, 適應還算容易。但有件事比較奇怪, 就是你們雨天的時候喜歡穿夾腳拖。對我來說, 雨天應是要穿靴子或雨鞋, 而不是夾腳拖啊。拖鞋是為了在海邊方邊更衣、玩水所以穿的。再來就是小七, 法國是沒有便利商店的。最後一個就是, 你們會對寵物投入大量的關照, 譬如你們的狗竟然會坐在娃娃車裡! 也許巴黎人也會這樣做, 但我們南法人絕對不這樣做。

Q: 喜歡做什麼休閒活動呢?

在台灣, 我喜歡到處旅行。之前我母親來台灣的時候, 我很喜歡跟她一起到處玩。至於平常, 我則喜歡看電影, 或跟朋友一同出去。

A: 覺得台灣方便嗎?

是的, 尤其是捷運。在我的家鄉, 我們沒有捷運。就算是巴黎地鐵, 我也覺得對於提著行李的旅客來說, 甚不方便, 因為那裡只有樓梯而沒有手扶梯。而且, 在巴黎, 你會很容易迷路, 因為你會時常找不到指標, 你要再返原地後重新看清自己究竟在哪。但在台灣, 就算像我母親一樣看不懂中文, 卻依然能玩得盡興, 因為每個地方都有清楚的標示與圖示。真的設想得很周到且便利。

Q: 有去過其他亞洲的國家嗎?

A: 我去過日本和中國。而今年, 我要去泰國旅遊。去日本是因為我哥哥的太太是日本人, 我跟我媽媽曾去日本找過他們兩次。至於中國, 是因為之前在天津有個為期一個月的語言學參訪。那時我們早上上課, 下午則可以到處去參觀。那時的週末, 我也去了北京。

最後, 我想說說那項送赴海外當助教的計畫。我們可以選擇國家, 但是在台灣與中國之間, 我只能擇一, 無法兩邊都去。(編按: 謝謝你選擇來台灣呀~~)



### 汲刻吾時劇團

「汲刻」意指把握、珍惜當下，而「吾時」則是取自第 50 屆五十的諧音。  
法文團名《Plutôt cinquante d'aujourd'hui que sans demain.》是一句諺語，意指今日之後  
無今日，今日之五十，比明日之一百，尤可寶貴，未來是幻，需把握當下。  
其中的 cinquante 是五十的意思，也象徵著我們是第 50 屆。

---

程昕· Ambre· 法文系大四· 畢業在即·

對戲劇本具濃厚興趣· 在憧憬下填選戲劇課· 後受同學推舉擔任公演擔任劇團團長的重要職責·

帶領 50 屆學長姊們將【L'Annonce Faite À Marie 薇奧蘭】以及【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可笑的女才子】搬上劇台· 為畢業畫上完美句點。

---

## 前言

公演完一陣子之後· 程昕學姊坐著面對我侃侃而談· 那些台詞和角色· 好像還在她的眼裡發光。在訪談前· 我有些緊張也有些期待· 畢竟進入法文系· 公演似是大家最後都會步上的舞台· 我也暗自猜想著· 屆時的自己會如何絞盡腦袋· 讓艱澀的、浮誇的文句和情緒深深綑綁著我· 然後卻又如此自然地讓角色粉墨登場。於是我們決定邀請汲刻吾時劇團團長· 與同學們分享戲內與戲外· 是如何長出劇團的模樣？

(文末也有關於神父的描述· 大家可千萬別錯過啦！)

Q: 為何選戲劇課?

A: 因為我本身對戲劇抱有非常大的興趣。當初考大學時· 沒被戲劇系錄取· 於是就退而求其次地選了外文系囉 (因為都有戲劇公演~)。

Q: 請為我們說明戲劇課一開始的進行狀況。

A: 上學期· 主要由神父領導大家理解劇本· 意義與角色分析 (p.s 公演劇本是老師決定的)。一開始· 大家都不太喜歡這部劇本· 因為背景是 15 世紀· 台詞文句又很艱澀· 劇長高達三小時· 議題又跟宗教相關· 的確很難理解。

Q: 如何進行選角?

A: 選角的時候是全班試鏡· 每個人從公演劇的六個角色中· 選一個去揣摩。

(因為瑞媛老師需要期中成績· 就算原本不打算演戲的人也要試鏡。)

比如說· 女主角 Violaine 原本並不打算出演· 但為了考試· 她選了一個跟她同名的角色· 結果發現· 自己還蠻適合的· 十分像在演她自己· 因為兩者都是非常天真溫和的性格。



右：瑪拉 Mara (程昕 Ambre 飾)  
左：伊莉莎白 Elisabeth (吳采憶 Anais 飾)

Q: 最喜歡劇本裡的哪一個橋段?

A: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結尾的部分 (跟 Jacque 吵架的部分)。

Mara 是個大家都知道她要什麼的角色，表現得很堅強，一副什麼都在自己掌控之中的模樣，不願讓別人發現她的內心與外在表現有差距，非常武裝自己。

到最後，她已經為了想要的生活，放下一切顧忌地霍了出去，譬如不擇手段地把姊姊推入沙坑，只為了能維繫她的當前生活。雖然 Mara 的語言從來都是非常尖銳的，但她的情緒，是非常真實地讓公眾看到她所隱藏的脆弱與痛苦。在這一方面，我是非常感動的。

另外，我自己在排練的時候，從來沒有哭過，私底下也是一個不太容易哭的人，但在公演那幾天，透過其他演員的情緒都在非常飽滿的情況下，真的感受到了 Mara 這個角色真切的心情，因而真的為角色的本身情緒而哭了出來。

Q: 該如何進入與走出角色?

A: 進入角色的部分，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 Mara，所以不難進入角色。覺得她是一個平常生活中就能看見的人。她是個沒有那麼完美、但是極想得到自己幸福的人。她不像女主角、及父親那樣，如同聖人、很有理想，有一條自己想追求的路。一開始，我甚至覺得她是反派的角色，就把她演得很壞，可是後來跟老師多方討論後，覺得她的個性應該是從小到大跟家人相處後，越發扭曲、心理不平衡的關係。至於走出角色嘛，大家的日常依然還是會聊到劇情、脫口而出台詞，大家都還在走出中 (笑)。





Q: 角色最難揣摩的是哪個橋段?

A: 最難的橋段是 Mara 失去小孩、與姊姊爭執的那一幕（第三幕）。

因為人生截至目前為止，我沒有失去過什麼重要他人，所以有點困難於體會那種無助的、比較深層的情緒，尤其主角本身又是一個非常故作堅強的人，要演出瀕臨崩潰的情緒其實還蠻困難的。後來，戲劇老師有播放自然產的影片幫助大家體會母親的角色，非常可怕（都有陰影了QAQ）。

後來，我就會帶入一些人生經驗、想一些小貓小狗離世的畫面，去嘗試理解角色，並表現出情緒。其實，台詞講越多遍，雖然是重複的句子，但是透過覆誦的過程，便越能理解角色背後的情緒。

Q: 參賽劇與公演劇比較喜歡哪一個?

A: 一開始大家都偏愛比賽劇，因為是經典搞笑劇，比較輕鬆浮誇，可以搞笑，很符合大家的平日性格，再加上台詞比較分配平均，劇情也短，所以比較受喜愛。

選角時，大家都不想選公演劇，因為比較沉悶。如果不花點時間理解角色的話，會很難詮釋，且主角性格，比如說女主角，不太可能出現在這世界上，太空靈了。

不過，雖然演員們對公演劇一開始是排斥的，多是為了演而演，但是，漸漸地，大家也都對自己的角色，有所肯定了起來。



Q: 劇團的選名是如何選的?

A: 劇團名叫「汲刻吾時」。

我們是第五十屆，所以想說取一個跟五十相關的名字，或是找一些諧音。

後來就有查到一個諺語：Plutôt cinquante d'aujourd'hui que sans demain，就是要把握當下的意思，再加上演戲也同樣需要把握當下的情感，就覺得很適合。中文也因此取了一個汲取當下意義的名字。

Q: 為什麼會成為團長呢？是否有最具挑戰性的事情？

A: 那時候是被推舉上去的（笑）。當時在推舉的背景是，大家對劇團、劇本還沒產生什麼感覺，大家就開個會，每個小組提名一人，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被選上了…。

可能是因為自己對戲劇課很有憧憬，所以很認真地在研讀劇本，讓大家覺得我比較有花心思在劇本上面吧（笑）。

劇團的成功，不只需要演員，還需要很多幕後工作團隊，比如說宣傳、總務（精算門票）、以及服化、燈光、音效等等，我們有細分很多的工作小組。接下團長，最具挑戰性的應該是要去跟不同組的組長溝通吧。

大家來參與這個公演，可以說是為系上的榮耀、讓畢業有一個成果發表的感覺，但又因為大家是自願做事的，所以要把大家帶起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與不同的組長共事，便要調整自己，以不同的方式處之，因為每個人的工作模式都不太一樣，有些人能自動自發；有些人則需要給一些做事的方向；有些人就需要叮阿、催阿、提醒阿，作為管理者，最具挑戰的就是必須「適應」與「協調」，以不同的管理方式去面對不同的工作小組。



1 |  $\frac{2}{3}$

1. 左：薇奧蘭 Violaine (陳曦 Violaine 飾)  
右：雅克 Jacques (許立穎 Cédric 飾)
2. 皮耶爾 Pierre (田捷 Alicia 飾)
3. 指導老師 李瑞媛與 Pierre 神父

Q：神父 (Père Pierre de la Bigne) 如何指導演員揣摩角色？

A：神父很喜歡這部劇本（他每年聖誕節都要看一遍，笑）。

雖然劇本非常老舊，但女主角與父親對天主的虔誠，總使他非常感動。不過，因為大家多數沒有信仰，所以他下了很多苦心，想讓我們體會「喜樂」及何謂天主的大愛。他在講述時，雖然眼神總是有光，但我們還是很難到達「理解的彼岸」，所以只好嘗試想些小貓、小狗，作為情感對象的代替。

課程一開始，是由神父在講解劇本內容，每個禮拜幾乎都是神父在上課，大家多少因為對劇本缺乏興致，而快睡著。不過，到後期真的開始排戲的時候，神父非常勤奮，幾乎每一次都到場指導。尤其後期，我們是每天排戲，場地總是到處換（學校的場地很難借，常常被趕來趕去的），神父仍都會照常出席，陪著我們演練、為我們指導。伙食方面，就算中午隨便叫個便當，神父也很隨和。他就是那樣的親切，跟著我們到處在學校裡「游牧」，我們都感受到了他的虔誠與熱情。

非常感謝他總是花很多心思，陪我們理解劇本，我們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對我們的喜愛與照顧，且在角色揣摩和個性演繹上，也給了我們很多方向、解說。這齣劇本，雖然不易，但在由神父、老師的各方指導與支持下，我們還是做出了不錯的成果。

最後，祝福未來想選戲劇課的學弟妹，都能收穫滿滿囉！

撰文 鄧佳沂

圖片來源：汲刻吾時劇團粉絲專頁



李璟瑩  
Thérèse

法文所一年級，喜歡游泳和閱讀，生命中沒有氯和墨水就像少了白米飯，  
是習慣、是生活、是動力，讓東方味蕾細嚼慢嚥地品嚐法國佳餚。

Q：修讀研究所的動機是？

A：一開始是因為想考外交特考，剛好 Éric 教授有開一堂跟未來就業有所相關的課，課堂中我們要訪問一項自己想從事的行業。那時，我訪問的是一位外交官，他當時也有在輔大教書—薩支遠老師。在過程中老師也跟我說明，其實學歷在這個領域也是很重要的。他認為先拿到碩士或者更高的學位在家機關是很有幫助的。老師覺得，如果先工作，再一邊讀書，這樣的效率可能不會那麼好，有可能因為太疲累而中途就放棄。加上因為我想考的行業是外交官，語言能力真的很重要。那麼繼續進修，不管未來是否真的會當上外交官，都是對自己有幫助的。

Q：對法文的感想？

A：我覺得學法文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瓶頸應該是在大二的時候。那時候有一種力不從心、抓不到訣竅的感覺，大二上也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被當，就是黃雪霞教授的閱讀指導課。因為閱指課都需要熟記法 - 法解釋並了解文章裡面的內容。而我偏偏不是一個很會背誦的人，每次考試前就算很努力的去記解釋，考試的時候還是腦袋一片空白。而且大二的程度還不夠好，常常越解釋越偏離本意，所以那個時候打擊很大。

另外，我覺得會來讀法文系的同學，大家的英文程度應該都有一定的水準，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挫折感，覺得怎麼學習另一種語言會如此的不上手，壓力也蠻大的，也會有點頹廢，覺得就學完這四年，有基本的能力就好。

第二次遇到的挫折是研究所的時候。其實大四的時候在閱讀法語新聞、文章時，跟以前比算是輕鬆很多。但是到了研究所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能力其實是很不足的，因為研究所讀的內容會更深，有時候斯要思考的是文章裡隱含的意思，需要閱讀、參考更多資料，突然要統整所讀的東西時會不知道怎麼下手，便會覺得以我們這樣學習法文四年的視野，好像無法抓到他們的精髓。加上研究所有一堂研究方法，需要查詢跟自己論文相關的研究資料，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無論我怎麼找，好像都對自己論文的沒有什麼助益，Éric 教授就會說我找的資料都太 vaste 太模糊了。

那個時候挫折感非常重，便會懷疑自己對這領域是否真的了解，真的是自己想研究的嗎？我覺得在研究所，就會看到有人真的是對自己的研究領域，具有非常透徹的了解，對於自己領域的報告，也呈現得非常有生命力。此刻，就會覺得自己的報告好像少了點內在情感的連結。而我覺得遇到困難時，真的就是撐下去。

研究所比較不同的就是要靠自己，因為不會有人跟你研究相同的東西，都是要自己去克服。而有時候其實太執著某個問題，會反而做不太好，但是，只要一直都有持續努力，我相信，有一天一定會找到解決的方法（P.S. 熬夜找資料真的很有用）。

Q：現在除了學習之外還有從事其他工作嗎？

A：在學校主要就是當黃孟蘭教授的助教及她國科會計畫的研究助理，以及還有系上雷鳴遠神父研究資料的助理。校外的話就是在金陵女中與板橋高中當第二外語的老師，也有另外接一個法文的家教。



與金陵女中同學的合影

我覺得，進研究所才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這些工作。在助教這方面我覺得幫助我很多，雖然很多人可能會說讀研究所與直接進入職場相比，少了實際的工作經驗，但是我覺得跟著老師工作，其實想法會有很大的改變。在老師旁邊做事，也是種工作經驗的累積，而跟外面比較不同的是，當你犯錯時，老師比較不會去責備你，而是會給你機會。

另外，其實我私底下都稱黃孟蘭教授：「老闆」，因為助教這份工作不是只閱讀一些資料，有時候也要替老師處

理信件，或是核銷資料，讓我覺得我學到很多課外的知識。

至於校外的工作，就是到高中教法文，我覺得這是份有趣的工作。藉由跟小朋友相處，你也可以發現年代的差異（譬如：他們拍照的姿勢真的很有趣！像是用手遮住眼睛或是只拍頭頂。大笑 XD）其實，跟學生的相處，必須是另一種方式，你得拿捏好距離。

另外，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第一次接觸法文的小朋友來說，我很怕會讓他們不喜歡這個語言，所以我會希望能夠讓他們喜歡且願意學習法文。另外，這也是一個磨練自己脾氣很好的機會，有時候面對學生你會很想生氣（也很想打人），但我覺得發脾氣會讓氣氛尷尬，並影響到整個學習的氛圍，反而效果不好。

在教學上，我也會鼓勵學生們主動說話，提出想法與例子，我自己覺得高中跟大學最不同的差別就是，大學的老師會很要求同學發言，我自己原本也是很不喜歡講話，可是讀了四年下來，我覺得我改變很大，後來變得很喜歡發言。所以我也會希望我的學生們能夠學習到這樣的精神，因為主動學習的效果一定更好。

Q：在大學或研究所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嗎？

A：有兩次。一次是去 Paray Le Monial 做志工，另一次是當 Aix-Marseille 大學留學展的助理。

我覺得在 Paray 當志工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那邊大部份都是歐洲人，突然就能想像外籍學生初來台灣的那種心情。在大三的時候，由於聽力跟口說都不是很好，有的時候在溝通上會有點困難，無法準確地表達內心的想法。不過我覺得當自己全心投入在全法環境時，會進步得非常快，因為你得強迫自己去聽、去說話。

我覺得這也是另一個文化上的不同，因為當我們在台灣看到外籍的同學，我們都會蠻積極主動去跟他們講話，但我在那邊的時候，我覺得他們都蠻獨立的，所以我們需要比較積極主動、開朗地去找人說話，不然會蠻辛苦的，可能會交不到新朋友。在那兒，我也發現到他們年輕人對於自己的未來的志向都很明確，他們在高中就對未來的職業有個明確的方向，所以大學這個時期，都是為未來的工作做準備，不像我們，大部分都是在大四時，才開始思考之後想從事的工作，顯得匆忙。而留學展攤位助理也是一個訓練自己必須講法文的機會，因為那邊的老師都是法國人，所以我覺得很像在上口譯課，因為你要把問題翻成法文向老師詢問，再翻成中文替前來的民眾解答。平常比較沒有這種訓練自己口譯的機會，我覺得蠻特別的！

Q：可以分享一些學習法文的方法嗎？

A：因為我自己也是通勤上學的，所以我在捷運上都會聽廣播，然後自己嘗試把內容轉換成中文。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挫折，但是有一天卻有種突然開竅的感覺，變得可以理解他們的廣播內容，當下十分開心。另外我覺得語文的學習真的必須是持續性的，假若偷懶一陣子，要再把它重新抓回來，是會需要更多的力氣的，所以積極且持續的態度真的是很重要。



## 盧珞瑩 Marceline

活潑健談的 Marceline 學姊是法文系 98 級的畢業生，自大學時代便對商業有著濃厚的興趣。秉著對於時尚精品產業的熱愛，畢業後遂至 Istituto Marangoni 巴黎分校攻讀 Fashion & Luxury Brand Management（時尚與精品管理）碩士課程，並在完成碩士學位後至採購公司與時尚品牌實習、工作。曾任免稅公司鐘錶部門採購助理，現任職於貿易公司。

### 學經歷

Istituto Marangoni Paris 歐洲時尚與設計學院巴黎分校 2014-2016 - 時尚與精品品牌管理碩士  
Bordeaux Ecole de Management (BEM) 波爾多商業學校 2012-2013- 國際交換生計劃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 2009-2013- 主修法語文學系；輔修金融與國際貿易學系

現任台灣貿易公司歐洲區業務代表

台灣免稅公司擔任國際鐘錶部採購助理

法國 LOEWE, PRADA 及台灣 STELLA McCARTNEY 擔任品牌銷售專員

法國 LCM La Connexion Mode 時尚諮詢及採購公司擔任採購業務助理

BERLUTI FW1516 巴黎秋冬時裝秀擔任後台實習助理

旅居巴黎期間曾兼任法國旅行社隨行地陪及 personal shopper



Q：Istituto Marangoni 是什麼樣的學校呢？

A：如果對時尚產業有興趣的學弟妹需注意，在法國讀時尚有兩種方式可選擇，一種是 Fashion School，也就是我讀的 Marangoni，另一種則是 Business School，舉凡 HEC,EDHEC, ESSEC 或我們的姐妹校 KEDGE 等等。兩者都有機會從事時尚相關的工作，只是學習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有所差異，像我唸的 Istituto Marangoni 以設計見長，管理並不是此校的強項，我後來才意識到自己應該唸的是商校中與 Luxury Brand 及 Management 相關的課程。

不過在 Fashion School 的這一年實在讓我開了眼界，身邊的同學大多是極重度時尚迷，耳濡目染之下，我對時尚、流行趨勢的敏銳度也提升許多，當然啦這裡的學生經濟條件也不差，永遠記得入學的第一天，全校所有同學都背著超級名牌包，聽說還有人家裡養老虎當寵物呢～

Q：可以談談在巴黎的求學經驗嗎？

A：我的碩士學位是用一年半的時間完成的，之後在一家採購公司實習了半年。

學校的時尚管理課程非常廣泛，Fashion market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Luxury management, Commercialization, Retail...等都會學到，我們還會上 Graphy Design，畢竟身為時尚人，基礎的美學涵養也不可少，課堂上教授會讓我們看許多知名時尚品牌的平面設計，如字體與配色等等，是滿有趣的一堂課。

我大四的時候曾到波爾多交換，巴黎與波爾多的感覺完全不同。巴黎是大城市，觀光客多，比較複雜，步調又快，我唸的又是研究所，念研究所的人真的不是來交朋友的（笑），因此同學間的關係並不緊密，此外物價相對較高，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我在巴黎的生活壓力滿大的。

Q：畢業後在哪實習呢？是個什麼樣的公司？主要工作內容又是什麼呢？

A：

時尚採購。

在拿到時尚碩士後，我曾在巴黎的一間時尚顧問及採購公司裡實習過七個月的時間，經手的多半是一些小眾的歐洲設計師品牌，我們的客戶小至 Select Shop, Concept Store，大至日本百貨、中國的時尚集團都有。

簡而言之我們的角色就像品牌端及銷售通路端的中介，幫助客戶找到適合、中意的商品，同時也讓不錯、有潛力的設計師被看見。

我在這個辦公室實習的時候是直接跟著老闆學習，常需帶客戶們去參觀商展、拜訪大大小小 Showroom，同時也會做市場調查、協助下單及安排進出等工作。

Q：法國與台灣對於實習的態度有顯著的差別嗎？

A：我沒有在國內實習過，不過聽聞台灣有很多的無薪實習，沒辦法，好像大環境就是這樣。法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在法國實習每個月最低可以領 526 歐，他們視實習為「一份工作」，也是一段必經的「學習過程」，由此可見法國人對於實習經驗是非常重視的。

Q：實習結束後就直接投身職場嗎？

A：

#### ■ 銷售

是的，不過因為外國人要在法國拿到工作簽真的不容易，我首先做的是短暫的約聘銷售工作 (CDD)，分別在 Loewe 待了一個月，Prada 則是兩個月。

銷售與採購的不同點在於，銷售你是站在商品端的第一線直接面對顧客，抗壓性要強，EQ 要夠高。有趣的是法國與台灣的櫃姐生態還是不太一樣，巴黎的百貨公司觀光客較多，大家大多是有目的的購物，台灣不同，顧客關係管理這部分必須下一定的功夫。薪水方面，當初在巴黎做銷售工作的薪水起薪是 1900 歐，業績獎金另計，待遇與台灣相比好很多，不過生活開銷當然也大得多。

#### ■ 導遊

我也有做過 Personal Shopper，也就是所謂的導購，工作內容就是替客人規劃行程並陪同逛街，由於本身滿喜歡接觸人群，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 ■ 採購

採購一職相當注重工作經驗，初入公司的新人多半需從採購助理開始做起，我曾在免稅公司的鐘錶部門工作，負責的採購範疇非常廣，一個 Team 必須負責近 20 多個品牌，加上錶的採購 cycle 較快，幾個月下來我覺得滿疲累的，更重要的是沒有時間思考我做的工作內容該如何改進，這對我來說是相當吃力。

Q：承上題，同身為採購，與實習時期的採購公司相比，有何不同？

A：以前實習的採購公司只要陪老闆逛 showroom、下單就好了，免稅公司則不同，每天需處理的庶務很多，不僅要記錄每季的下單量，還要接觸船務與會計，加上公司規模大，規矩與系統更為複雜，需花更多時間聯絡各零售賣場，據零售據點擬定不同的 marketing 策略、調整庫存。



$\frac{1}{2}$  | 3

1. Marangoni 期末報告前與同學們的合影
2. 於採購公司實習時與老闆及同事慶生
3. Prada 工作側拍



Q：台灣與法國人的工作態度有差別嗎？

A：有！差別太大了！

台灣人的工作效率很好，但就是很急很急，舉個例子，前一秒主管請我發一封 Email，下一秒就不停地在詢問對方回了沒。法國不需要這麼有效率（笑），法國人不是懶，該完成的工作還是會完成，只是比較慢罷了，而且下班很準時！～但有時候也會遇到因為是外國人、法語掌握度較低而受委屈的情況，這時候則需調整心態，更加努力！

回台灣之後有段時間挺不適應的，常覺得自己是變懶了嗎？大家都好拼命好努力在工作！最近體悟到的是，在台灣，好像生活是為了努力工作，而在法國，工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Q：如何看待時尚產業的現況？

A：我必須說現在環境真的不景氣，以前曾想過結合語文與時尚相關的碩士背景，能提升自身的優勢，但說老實話，在時尚界工作的新鮮人，薪水相對於其他產業少非常多，我在追夢的路上也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很辛苦沒錯，但也開始學習不要太在乎別人的眼光，也不要設限自己，隨時調整心態及節奏，期許自己變得更強。

Q：未來會再赴法國工作嗎？

A：現階段想待在台灣繼續磨練，不過未來有機會也會想再回去。在台灣念外文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大學時期的好朋友，有的成為空服員，有的往商業發展，有的現在做行銷或做公關，甚至還有當女警的！台灣滿鼓勵我們多做跨領域的嘗試，在法國你念語言就是語言，較難轉換跑道。不過就像我剛剛提到的，台灣工作環境相對較辛苦，生活壓力也大，除了週末以外我的時間都奉獻給工作了。



Q：想給法文系中，對商業與時尚有興趣的學弟妹們哪些建議呢？

A：

■ 早點為未來做準備

一定一定要即早開始想自己未來想走哪條路，多多利用身為學生能享受的資源，無論是雙主修、輔系、甚至到外面修課，都可以，只要你心中有一面藍圖，就去做沒關係！不要到了大四才在煩惱該做什麼，太晚了。

■ 實習超級重要

還有一定、一定、一定要去實習，實務經驗非常重要，我就是後悔大學時期沒有去實習！為自己訂立一個目標，每個暑假去找一份與未來想走的那條路相關的實習！台灣的教育方式與對新鮮人的要求其實挺矛盾的，還是學生時希望我們專心讀書，畢業後求職時又質疑你為何沒有工作經驗。在法國，尤其時知名的商校，都是需完成實習才能畢業的。

■ 不要設限自己

年輕的時候對自己很有自信，對各種事物都有興趣，如果家裡狀況允許，或本身有存一點錢，建議可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眼界開了，就不會永遠膩在舒適圈裡！縱使夢想與熱情可能會被生活壓力慢慢地磨掉，因為我們最終都必須向現實妥協，可是年輕的好處，就是闖，不停地闖！

後悔這些有做過的，總比後悔那些沒做過得好！

撰文 蔡欣妮



江灝  
Guillaume

輔仁大學法文學士、碩士。文字工作者。現任城邦文化麥田出版社編輯、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秘書長。曾任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室翻譯專員、中央廣播電台法語節目主持人。譯有羅蘭·巴特《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現正重譯巴特另部名作《神話學》(Mythologies)。

Q：為何選擇就讀輔大法研所？

A：選擇輔大法研所，起初也許是受「雙聯學位」制吸引，有機會赴巴黎三大念書，但後來受兵役等因素影響，沒有去成。不過，另一方面，「教學」這條路也曾是我的就業選項之一，因此形式上、乃至實質上，皆須碩士及博士文憑。碩士學位我本來打算在台灣取得，若想攻讀博士的話，才考慮赴法。再加上本系直升碩一，第一年有學費減免（獎學金），也是誘因之一。外加種種人事因緣與命定的所謂抉選，總之就在輔大法文所本科直昇了。

在學期間，生活與系所之間非常緊密，出於各種可逆、不可逆的因子，生活一半的時間幾乎都投注在系所事務上，舉凡擔任助理、參與學術計畫、赴法參訪…等。真是豐獲、疲累同存。直至碩二以後才開始較有時間投入論文寫作。可以說，我忙碌的人生大概就是從研究所開始的，至今未曾改變（毫無轉機）…

Q：為何以羅蘭·巴特的作品做為碩論題材？

A：其實我大學的時候沒有讀過很多巴特的原文作品，倒是高中時雜讀一些桂冠出版的巴特作品中譯版。那時只偽文青地覺得封面上巴特雅痞氣韻、半點菸頭的姿態真帥。開始念法文之後，才驚覺那些譯文其實藏帶許多問題。碩二時，課堂上研讀了許多文本，包括幾篇巴特的作品。那時，其實我還沒選定碩論要做什么，只略知自己想深入跨文化研究。於是我的指導教授葛尹風（Ivan Gros）當時就推薦我以《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做為跨文化研究文本。雖然巴特這本書輕薄短小，但我覺得非常精煉有趣，因為它的確帶有跨文化的視角與觀點，其中當然不乏因為「跨」所自然衍生的誤讀或妙解。因此，我便挑了巴特的《符號帝國》與艾蜜莉·諾彤（Amélie Nothomb，比利時作家）的《艾蜜莉的日本頭家》（Stupeur et tremblements）作為碩論的兩部對照文本。

《符號帝國》是巴特以遊記式的歡悅筆法記錄日本當地的符號學觀察，刻意抽離了日本政經、歷史、意識形態、職場生態等較嚴肅的層面，筆下是一座美化後的烏托邦大和樂園；而《艾蜜莉的日本頭家》則反之，描寫一位比利時籍法語母語者在日本長大、進入職場的地獄般經驗。其實，最初想尋找有否一部作品是描寫「一位日本人在法國職場中的遭遇」，但未果。於是退而求其次，便以上述兩部作品作為跨文化研究的對比參照起點。

Q：請談談在中央廣播電台與法國在台協會主任室的工作經驗。

A：其實在中央廣播電台與法國在台協會的工作，各只有為期半年與一年，並不長。央廣的工作內容主要是擔任節目部助理，以及撰寫法文廣播稿並製作法語節目。我的節目名為《寶島萬花筒》(Kaléidoscope insulaire)，是以法文向法語人士介紹台灣文化的帶狀節目。每隔兩週錄一集，期間必須完成寫稿、修稿、法籍同事潤稿等工序，接著就進錄音室預錄。剛起頭時，有許多錄音技術待學，不過摸熟了之後便上手了，也得到許多聽眾回饋。

至於在法協主任室任職期間，是身處於一個全法語的工作環境。整個在台協會有幾個主要部門，業務涵蓋文化、簽證、教育、經濟等層面。但主任室裡只有我一位是台籍（當初是代理一位也是輔大法文畢業的學姊的工作一年）。在外交單位工作，初期的確開了眼界，但其實工作內容也是挺重複的，譬如常需要籌辦酒會、會晤。當然主要工作還是在翻譯。高壓環境的確能訓練出譯筆，因為它極要求速度。譬如早上十點，上級交代了一篇稿子，我可能要在中午前就將它完成。不過這類稿子通常都是信件、公文、合約、新聞稿，其實做久了之後便能掌握其格式。因此，在翻譯的速度上有訓練到，不過在翻譯文類的廣度上，就稍顯狹隘了。

在法協那一年，比較可惜的是，主任（駐台大使）那陣子剛好較少待在台灣，因此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多，兩人之間少了些密切度，因此似乎少了點學習機會。不過，任職於法協期間，很重要的一點便是，在各式活動、酒會、典禮、拜會席間，有幸結交了文化圈、出版界、藝術界、信鴿書店的前輩與朋友，這是因工作而帶來的珍貴人脈擴展。



$\frac{1}{2}$  | 3

1. 白晝之夜朗讀活動
2. 與羅蘭巴特高徒、作家托馬女士合影。
3. 擔任法國國慶酒會司儀



Q：譯《符號帝國》的過程。

A：其實，我是在當兵期間開始譯這本書的，並在退伍後，花了一個月密集地將它譯完。《符號帝國》這本書，雖然早在二十年前已有簡體譯本，不過有些問題（前輩當有開創之功，但兩岸文字風格各有其用，繁簡並行本就是好事）。由於我非常喜歡這本書，且也是碩論主題，詳讀了非常多遍，便萌發了不如親自試譯看看的想法，當時其實未必想過要出版。剛好在我服役之前，中央法文系的許綺玲老師（也就是我的碩論口委）正巧跟我提到，有某出版社想請她譯《符號帝國》，她便將我推薦給該社編輯。洽談過程輾轉經過幾間出版社，最後花落麥田。當兵期間和麥田出版社簽了約，便正式開始翻譯《符號帝國》。原初，只是在服役期間，偷閒進行點翻譯工作，保持「大腦活性」，不過因緣際會之下，讓出版社看見了我，更開啟其後的出版、翻譯事業因緣。

其實在外文系中，不乏有些人想做翻譯（無論兼職或正職）。起初，我的確是挺想當兼職翻譯，也就是我現在走的路。只是沒想過剛好第一本就是譯我的碩論題材，並以此開啟我的翻譯之路。我之後也會繼續做兼職翻譯。至於專職翻譯，那則需要更多實質考量，目前暫時無法全面施為。就先以正職養胃，以兼職養心…

總之，這本書的翻譯能夠成事，首先要感謝葛尹風老師當初推薦我以《符號帝國》作為論文主題，再來要感謝許綺玲老師的牽線。也要感謝編輯獨具慧眼，將這本書納入麥田特色書系「時代感」系列叢書。畢竟一般而言，人們想到巴特，首當注意的會是他的《神話學》、《戀人絮語》，或是《寫作的零度》、《明室》這類作品，而麥田的主編卻注意到了《符號帝國》。

Q：作為譯者，如何思考巴特的「作者已死」？

A：就我而言，其實「作者已死」這一層面，在《符號帝國》中的效應較不明顯。巴特《符號帝國》這本書，是以日本具象的都市景象，連結到他的哲思書寫。若是純粹一空依傍的哲學文字，則其產生的「作者已死」效應就會較為明顯。舉例而言，如果是《神話學》這本書，作者與現代讀者、譯者之間的意義落差就會很大，因為那是描寫五零年代的法國，一個你我不曾生活過的時空。且因為《符號帝國》正是描寫我很喜歡、也去過很多次的日本，他所提及的飲食、柏青哥這類東西，皆是我所見過的「可想像之物」，所以「作者已死」在這本著作中，對譯者與台灣讀者來說，效應較小。不過這只是我對這項概念的一種詮釋而已。

但最有趣的一點是，巴特在書寫《符號帝國》的過程中，本身就可能已是一次「作者已死」。因為巴特在完全不諳日文的狀況下，以遊客視角將日本做了一次符號學式的分析，抽除了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嚴肅面。他試圖自當時西方資產階級論戰的沉重宰制中逃逸出來，美化日本成為一個東方的寫作烏托邦勝地，這其中可能含納了許多他自己的「腦補」與想像。巴特自己也說過，《符號帝國》是他所有著作中，寫作過程最愉悅的一本（l'ouvrage le plus heureusement écrit），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場「終於不用為了批判而批判」的文學實驗，也可視為一篇對異邦的想像詩學。

Q：請節錄一段《符號帝國》中，你最想分享的譯文段落。

A：我會選擇這段，關於巴特描寫西方人與日本人的「眼瞼」差異，十分有趣：

「西方人的眼睛歸屬於整個心靈的神話模式，擁有集中、秘密的特質，那蓄藏在眼窩裡的火焰，向著那肉慾、感官、激情的外部噴射出來。但日本人的臉孔不分道德階級，它甚至是活躍、生動的[...]它是一塊有彈性、脆弱、緊密交織的布料，簡單來說，就像用兩條線飛速寫就。「生命」並不存在雙眼的的光芒之中，而是存在於平面與裂縫的坦誠關係中，存在於那種分離、差異、切割法之中，這些可說都是歡愉的空無形式。昏昏倦倦地進入夢鄉（我們可在夜歸的火車、地鐵上，觀察到人人臉上的這種表情），不用什麼生理構造因素，只要透過一個小小手法：沒有那層皮，眼睛看起來不會很『沉重』；它只往來於面孔上設計過、有層次的整體之間，一層一層展現在臉龐之上：雙目低垂、緊閉、『睏倦欲眠』。一條封閉線又閉合在無止盡垂落的眼皮上。」

（《符號帝國》第二十四章：眼瞼）



$\frac{1}{2}$  | 3

1. 信鴿書店口譯
2. 輔大職涯講座
3. 譯作《符號帝國》入圍翻譯獎

Q：目前在出版業待得如何？

A：會投入出版業，是因為本身非常喜歡閱讀。雖然知道文字工作有其辛苦之處，但出於書卷之愛，所以想親身了解書籍的出版過程，且絕對是無悔的。這份工作，雖然不知道會做多久，或之後將以何種身分、型態與文字相隨，但我希望這一生至少要當過一回編輯，知其美處，悟其苦處，便不有憾。

當時我投了幾份履歷，而主打人文社科書籍的麥田出版社，積極地想拓展法文翻譯書與歐陸思潮這塊；而剛好我所譯的《符號帝國》當初正是在麥田出版。於是我就在這續緣上班了。

編輯，其實就像個大齒輪，必須驅策許多小齒輪運作，合作形成一本書。編輯的主要工作，當然是看稿，但這絕不是唯一的工作項目，還需要聯絡譯者、美編（封面設計）等協作夥伴。我本身對文字的靈敏度及要求或可算高，再加上之前無論在法協或電台的工作，都是不斷在寫稿、編譯，與文字為伍，因此工作上頗有延續本業之感，姑且算得心應手吧。又由於目前所待的出版社，編制較大，有版權部與行銷部，因此在這裡當編輯，其庶務會比一般的小編制獨立出版社來得鬆一點（但也是千手交纏，多工並進，忙癱了），讓我稍可專注於編輯文字本身（但往往許多突發狀況令人亂髮衝冠）。

這個時代做出版，首重的就是「行銷」。譬如，你要引介一本具有「原創」特色的書作進入台灣書市，但正由於它的「原創」感，導致讀者普遍對該主題相當陌生，此時就考驗出版社的行銷功力了。

封面設計之重要，在於能不能讓非目標族群，在書店或各通路走馬看花之際，於那關鍵半秒之間，吸引到其目光。新書區，通常陳列的都是三個月內出版的書作（並搭配折扣）。三個月一過，當它移到了後方架上，其實就是該書的「第一次死亡」了。封面設計，必須考量行銷端；但也必須「尊重」書的內容，不可偏離內文。因此，封面設計其實也可視為書市的「良性創意競賽」。另外，書名設計也至為關鍵。但當前看來，台灣書市普遍有某種下標邏輯氾濫的狀況。

至於目前的書市分析，我認為有點過於扁平。書市分析不該只看書作的銷量，也該考量新書講座的參與人數、書作所造成的社會效應、及該書是否也帶動了其他作品的發想…等。書市分析該考量的是書市「整體圖像」的變動，這樣才夠完整。

最後，雖然我們常聽見「出版是夕陽產業」、「書市寒冬」這類說詞，但其實，只要書作的內容對了、行銷手法對了、目標族群對了、出版時機對了，無論再怎麼厚重、或價格較高的書，其實還是能賣得出一點成績。每年，台灣至少還是有兩、三萬本的出版數量，雖然不是出版業最活絡的時代，但至少還算是能正常運作的。如前輩詹宏志所言，「其實真正喜愛閱讀的核心讀者，從來沒有多過，也沒有少過」。因此，對出版業的前景，我不會太憂心。這資本主義末日的時代，有哪一行說得上好過別人多少？有僧有粥處，皆來吃食吧。

Q：「我會一直做好書的」是你的口頭禪嗎？

A：也不算口頭禪啦，而是一個信念。我如果不做心目中的好書，我就不會待在這行。其實，堅持做好書之餘，還要有拓展讀者的決心，讓所謂「好書」、「長銷書」能夠跨出特定讀者群。

另外，其實我也滿想做台灣在地的自製作品，並推向國際。但目前，光是我手頭上要等待翻譯、出版的著作，早已排到好幾年之後了。任職一年半以來，目前經手的案子都還是前任同事所提報的書目。所以，編輯在地自製書這塊，可能還要再等等。

再來就是，先前提過，其實我也很想從事「教育工作」。在出版社當編輯，有一點跟「教學」是一致的，就是都能夠與世界對話，而且是在教室之外的幅疇。雖然不免疲累、雜瑣，但透過出版，確認了自己與世界的位置，開啟了某種持續的對話。現在進行式，且戰且走地為社會帶來點新的色澤。

Q：請為我們介紹一位台灣法語譯者協會中的前輩。

A：我想，就介紹坤墉吧，吳坤墉先生，現任台灣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無境文化出版人文批判系列總策畫。他可說是協會現在的舵手，當初也是他找（陷害…）我去當協會秘書長。坤墉透過出版及翻譯活動，促成了台法之間許多文化交流的機會。他以協會作為媒介和形象，四處牽成活動、安排交流，希望能藉此提升台灣翻譯界的水平，以好的翻譯風氣，正向影響台灣文化環境。

我想他也可以說是協會裡的活水。在協會裡，有著如我般未成氣候、累積經驗、練等中的青世代；也有非常資深的前輩們，而坤墉正是站在最中堅的位子，有充分的智識、能力與體力為協會運籌帷幄。他總是能找到與他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拚了命努力做事。協會能有開創及拓承，他真的功不可沒。

在譯者協會、乃至廣義的法語社群裡，當然還有許多值得敬佩的前輩，在此先不逐一詳述了。大家都亦師亦友，發揮默契，相互支援成就。



1 | 2

1. 在出版業第一年接生的書作們
2. 台北書展法國館開幕典禮  
左為法語譯者協會理事長 吳坤墉先生  
右為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紀博偉 Benoit Guidée

Q：是有寫作習慣，還是有寫作夢？

A：從小到大，我都一直在寫。雖然現在的生活非常忙碌，沒有完整的時段可供寫作，但我還是有寫隨筆札記的習慣。靈光閃動、出現好句子時，我便會抄在本子上。其實未必要有本子，只要手邊有紙片，我便能記錄下來。累積起來，也有厚厚一疊了。

其實我什麼都想寫，目前最常寫的是散文。至於小說方面，我比較保留，因為除了基本的文筆與才華，還要觀摩很多現有的形式與技巧。另外，遊記也是一個我滿想寫的項目。研究所那幾年，透過學術研討會、志工...等機會，密集出了幾次國，很多零碎想法都在旅途中迸發出來，不過始終尚未完整。

「放下忙碌生活，給自己一段時間專注寫作」，這樣的想法其實時常起伏在我心頭。不過現下我很難這般瀟灑，仍得以工作為重（正職、兼職、受託、自攬的各項大小事務啊）。日常醞釀的東西，如前所說，其實都有記錄下來。所以那些斷簡殘篇、絮語，其實已有一定數量，只要還有心力，我未來的每一天還是會繼續小規模地寫，捕捉靈光消逝前的殘像。

（提問者問到：「那股創作的力道難道沒有大到讓你決定自私一點，回頭顧好自己嗎？」唉，當然想啊，我期待「有餘裕自私」的那個時刻快快到來…）

Q：請說些話鼓勵學弟妹閱讀，我們很需要。

A：喜歡閱讀的學弟妹，就請繼續閱讀吧！因為好書始終是很多的，別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書，沖淡了你對出版市場的信心。當然，雖然每個人有不同的經濟考量，但若你真的喜歡閱讀，不妨這樣想一想：其實一本書的價格大約是兩杯咖啡、一頓商業午餐的成本，集結了作者一生付出各種代價後的智慧精華、編輯的萬般血汗，與種種原來根本無法具象化的客觀阻礙，但書這個美妙的物事就清澈白淨地在你眼前出現，讀者只要拿起來帶走就好了，還可以跟著你一輩子！更可以出借給別人，代代流通，重複同樣珍貴美麗的傳承故事。

如果，它真的是一本好書，甚至會在生命的不同時刻，產生各種無價效應。買書、藏書、讀書，絕對是全天下最超值、CP值最高的交易行為！記得吳爾芙說過的黃金隱喻嗎？「最後審判那天，那些偉大的征服者、律師和政治家前來接受他們的獎賞——王冠、桂冠或英名鐫刻在不朽的大理石上；萬能的上帝看到我們腋下夾著書走近時，祂轉過身來，不無欣羨地對彼得說：『瞧，這些人不需要獎賞。我們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們，他們一生愛讀書。』」

## Le soleil d'Arles

---



**葉姍妤 Maëva** 二十歲，有戴牙套，已經盡量在上學了，但成效不彰。也不常交選課計畫書。

---

### 起緣

我必須先坦承，最初會報名 Emmaüs 的志工活動，並非懷抱著熱於奉獻的大愛，而僅將其當作一個窮遊的管道以滿足法文系小女生外出踏青的嚮往，所以也沒能寫出一篇可歌可泣的志工心得。其實法國境內有大量五花八門的志工活動刊登於各大仲介網站，諸如古蹟修繕、農莊打理、野地保育，通常皆有提供簡單的食宿；之所以避開仲介網站，選擇直接向 Emmaüs 申請，除了因為它不會向申請者收取任何的手續費用（你所須要做的，只是在預定的時間現身於營區附近的車站），也是由於其網頁的易讀性（圖多字少，否則法文實在太惱人）。

### 首日

我與旅伴於巴黎停留數天後便搭火車前往南法的亞爾 (Arles) 營區，進行為期兩週的志工活動。在行前，我們對 Emmaüs 這個機構近乎一無所知，志工活動也只是為了向父母提交離家申請書所搪塞的一個名目，實則無所用心，直到實際前往營區時，才熊熊想起自己當初有多莽撞。抵達亞爾當天，一位儒雅的老先生開著乾淨的小貨車姍姍來遲，領走在車站等待的我們，勉強強地，我們才能從黏稠的南方口音中辨識出他的名字。抵達位於亞爾城郊的營本部後，他先帶我們進入小飯堂用午餐。這是印象深刻的一天。飯堂內滿坐三十歲起跳的大男子，人種各色、容貌粗野，眾人紛紛熱情地向我們問安，我們雖然笑著應聲，心頭卻竄起一陣又一陣疙瘩，大概是從這個當下吧，兩個小女生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然離鄉甚遠。所幸緊繃的情緒在下午因兩位後到的中國籍女室友得到緩解，我們也在稍早那位老先生的引領下認識了各「部門」的負責人。

## 營區

營區的運作方式，似已使其自成一體。在飯堂裡看過的大男人，其實都是這裡的居民，他們每日整頓來自四面八方的捐贈物資，將其分類上架至各二手店面，如家具、雜貨、書籍、玩具、衣物等，再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工作人員中，也有幾位固定會來幫忙的中年婦女。此地客群多為駐紮在周邊的吉普賽人或尋寶的淘客。每到販售日，營裡都會湧入大批群眾，大夥殷勤整個下午，盈餘便化為居民們的三餐與週薪。



1 |  $\frac{2}{3}$

1. 四位志工一起在廚房幫忙廚師製做當日午餐的前菜 (entrée)
2. 志工們一起將髒亂的小木屋周圍整頓成古著販售區。
3. 營區內的二手雜貨店，販售每日上架的各式捐贈器皿與擺飾。

## 概況

在穩定宜人的工時下過了兩週，生活大抵都是間適的，（尤其！三餐實在可謂豪華！）法國人待我們總是殷殷切切，假日偶爾還能有野餐與沙灘，平時下了工就在飯堂前隨意與人閒聊、沿戎河畔朝亞爾城漫步。我們在南法的陽光裡，變得無所欲求、易於滿足。要說難以適應之處，大概是我們仍舊太常慘敗於法語能力的不足以及各人種口音的歧異、總是無法將談話內容堆疊至理想的層次，眼睜睜看著語意崩解，難免令人沮喪。雖然溝通有礙，交友仍無阻，畢竟有些時候，我與旅伴實像兩隻安靜而靈性的小動物，親切可愛。倒是語言的隔閡還替我們避開了一些較敏感的話題，例如，夥伴們彼此間的不和與不滿，衝突在這樣一個大雜燴般的地方是無可厚非的，而因為紀律嚴實的關係，多是皮裏揚秋。

## 百態

此地的住民們，之所以會寄居在這樣一個營區，通常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難；例如：比利時籍廚師花上畢生心血經營餐館卻付之祝融、俄羅斯軍人因非法經營賭場而遭本國通緝、父母雙亡的馬賽小哥出獄後歧途折返……，我知道得越多，便越覺得這裡的每個人都像極一場電影。營裡的女負責人 Nicole 向我們解釋過，任何人、真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走進 Emmaüs 尋求庇蔭，組織並不會追問你的過去，只要不再營區內飲酒滋事，想待多久都可以——我還記得她講到這裡的時候，我身邊的中國籍室友突然發問，為何其中某位老頭的額上有塊突兀的、疤痕似的標記呢？Nicole 輕聲答道：「他曾經企圖自殺。」

## 驛站

我想說的是，營區的這些夥伴們，大多都在各自的生命中有所受困。或許可說是來自命運的捉弄，但也有些時候，我們會在互動中發現他們的確自有其歪斜的地方。因此我更感受到 Emmaüs 的寬大與溫柔，它無條件收攏了這群稍微生鏽的人，使他們得以在世間的千刀萬剮中大口呼吸。大多數人，只是需要一段時間來磨亮自己的靈魂——無關端正與否。營區好比是低谷中的一座驛站，故此地人員恆常流動著，大家都在等待再起的時機，只有極少數的人會甘於作一個永久的停泊者。



## 結語

在營區的兩週，如今想來仍像一顆飽滿的水珠。作為一位志工，我其實不認為我們為住民們帶來了多大的幫助，反倒是我自己的心裡頭，因為這次的經歷而永久添上了亞爾的陽光。



微光中的亞爾之城

## Les jours à Paray

---



**朱靖雅 Judith** 法文系大三，台中人，對台中不熟，習慣了台北的住宿生活。想要跟野外的小鳥交朋友，但喜歡宅在家勝過出門曬太陽。

---

### 前言

透過法文系的文化服務計畫，去年暑假，我至法國 Paray-le-Monial 小鎮舉辦的天主教年度大會中擔任志工。在服務期間，我被分配到營區的飲食部工作，除了基本的倉儲運送、環境清理、簡單的食物處理以及點餐收銀能力，更要運用到的是法文能力，以便接待營區的客人，同時和場內工作夥伴溝通，合作克服工作上遇到的困難。這份志工計畫，帶給我豐富的文化經驗，更帶給我心靈上的收穫與感謝。

### 困難與克服

先來談談我在工作上遇到的困難與如何克服吧。第一週，我在孩童區的倉庫做藝術美勞的工作，其實這相對來說是輕鬆的。工時短，大部分都還算順利。其中有一次特別的經驗，那天我自願到托兒所顧小孩，坦白說，我並不擅長跟小孩子相處，但是一天下來漸漸抓到跟小孩子相處的訣竅。這天陪伴法國小孩的經驗雖然不算難，卻是難得的特別回憶。

第二週我被分配到飲食部。這裡的工作節奏跟氛圍與前一周的感覺差很多，不但一天要排兩個班次，每天都還要去營區遙遠的另一端搬運冰櫃裡的食物，天氣熱時一天可能要搬四五次以上，相當疲憊。而在販賣方面，剛開始並不熟悉冰品飲料的價格與位置，所以頭一兩日，主要在煮咖啡跟清潔，因為對我來說，一下到櫃前面對客人是非常大的挑戰。但是我必須趕緊跨出這一步，在積極的觀察與發問下，也多虧了工作夥伴的幫忙，我開始到前台面對客人，不管是點餐或是為顧客解答，都越來越上手了。我很開心自己有這小小的突破。

其中較困難的點是為孩童服務，雖然他們出乎我意料的很有禮貌。他們通常成群結隊，點購很多不一樣的冰品，再加上他們大多不熟悉家庭特惠券的使用方法。因此，我不但要在他們飛快地語速中抓到關鍵字，接著還要向他們解釋如何使用特惠券，所以遇到小孩子時都必須要聚精會神，非常緊張，這部分的經驗也訓練了我的反應能力。

另外，在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是口音。與我分到同時段的夥伴是羅馬尼亞人，她的法語相當好，但有非常重的捲舌音，在工作中我都無法及時理解她的意思，造成工作上的不便。這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相當缺少法語不同口音的訓練，我認為這不管是在工作中或是生活中都是相當重要的。

## 收穫與感謝

在 Paray，不管是早晨、用餐前、工作前、彌撒或晚會都會唱歌禱告以祈求順利，剛開始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我來說有點不習慣，但是慢慢地能感受到大家靜下心來團結一心的力量，無形帶給自己很大的鼓勵。

生活中，因為自己法文程度不是很好，所以每天的社交場合總是覺得挫折，主要是因為跟不上語速，而法國人當然也不會每次都好心等我們理解。但總是要慢慢克服，就算以最簡單的打招呼開始也好。與大家交流談心後，才發現每個人都是帶著自己的故事來到 Paray，不管是家庭背景問題、身心疾病、宗教因素或是尋找自我。而我們是因為系上的機會，來到這裡運用法文體驗天主教文化，但是忍不住思考，在這裡是不是有更深的道理要去體會。在這三個禮拜的日子裡，多了很多自我思考反省的時間，這是在生活匆忙的台灣不會有的。像是脫離所有不必要的煩憂，靜下心來審視自己的人生，而這樣的時光總能帶給自己很多反思成長，所有不成熟的行為、難解的情緒都慢慢獲得改善。

在眾多的宗教活動裡，我記得那天晚上的 Témoignage 帶給我的震撼是最大的。晚會中我聽了幾個的人生故事，其中也包括 ESM (Emmanuel School of Mission) 的學生。他說他在遇見天主之前的人生過得極為荒誕，因為天主讓他沒有放棄自己，而後他有幸遇到他的未婚妻，一起邁向下一個人生階段。他走下台後，與他的未婚妻坐在我身旁哭著禱告。所有人唱起了聖歌，後方神父們緩緩前進，手拿著聖體光，一一祝聖每個人。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住了，彷彿能感受到天主教徒對於天主的愛是這麼的強烈。他們透過宗教學習如何分辨道德良知、學習如何愛與被愛，不管是如何地形象化或是儀式化，這終究是一個非常純粹的愛和堅定的信念，令人動容。

## 結語

回到台灣後，我選了聖經與文學這堂院選修課，在課堂上聽到許多完整的聖經故事，帶給我的感受是與之前全然不同的。而每周二晚上，我與 Paray 的夥伴們到宗輔室，和小巴學姊、Sylvie 老師以及神父唱聖歌，不禁回想起我們在 Paray 的生活，所有的志工們聚在一起，在舞台前高歌一首又一首的聖歌。這趟旅程是生命中特別的回憶，不管是磨練外語能力、開闊視野也好，心靈上更是滿載而歸。非常感謝一直在身旁的夥伴們、支持我們的親人們，以及給我們這個機會的師長們。

## Paray 的見證與見聞

---



**張淳雅 Laurianne** 對未來茫然的四年級生，雖然沒有把法文學的很好，但是很慶幸自己是法文系的學生，在輔大的日子充滿回憶。

---

### 揭序

這是我第一次去法國，學了三年法語，終於有發揮作用的時候了。即使出發前有 Sylvie 老師為我們做了許多行前準備，但還是懷著緊張的心情，飛到了法國。在巴黎待了一星期後，我才和相伴的同學一起出發前往 Paray-le-Monial。搭著火車，一路上，都市漸漸地變成了遼闊的田野。

碰巧，2016 的世界青年日在波蘭舉行，許多年輕的天主教徒皆會前往朝聖。原先在 Paray 擔任志工的年輕同伴，都會先服務一陣子再出發，活動結束後，再從波蘭回來繼續服務。所以今年，有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教徒，例如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甚至還有伊拉克人和印度人，讓我有更多機會瞭解其他歐洲國家。



寧靜的 Paray 小鎮

- 1 |  $\frac{2}{3}$
1. Paray 廚房日常
  2. 志工合影
  3. 後 Paray 旅行



## Paray

出發前，我最擔心的，便是我的法文能力。雖然我是法文系的學生，但是我得承認，我不是很用功的學生。所以，在當地遇到的問題，大部分是從溝通衍生而來的。首先的挫折是無法加入法國人的談話，因為他們彼此共享著同樣的文化，說著最自然的母語，要融入真的不容易。但是感謝老天爺給我一個很耐心又熱心的法國室友。在許多時候，她都會再用更淺顯易懂的法文，重述先前的談話，或甚至在睡前為我解釋晚上講道的內容。和室友培養友誼，最棒的是可以有個伴。雖然常常才剛睡醒，就必須用法文，腦袋便覺得很有負擔。但我想，對於這些熱於助人的朋友，我們都該好好把握，因為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獲得非常非常多。我十分有幸來到 Paray，因為此處的法國人，都特別善良，富有耐心，且具有人情味。我想，是因為他們都是虔誠的教徒，擁有開闊的心胸。認識他們之後，就會努力想改變自己；因為遇上了一個好人，是會影響自己很深的。

- $\frac{1}{2}$  | 3
1. 冰箱中的 fromage
  2. 每天需搬運的水果（攝於餐後，量已較少）
  3. J2S 志工群像



## 工作崗位

我的工作崗位是負責廚房倉儲，和幫忙準備食物（stock cuisine）。在這工作，就是常常搬貨、運貨。雖然有壯丁幫忙，不過，女生還是都同男生幹粗活。和大家一起工作，充滿著快樂。我們時常一邊哼唱著聖歌，一邊工作。當時，我手機裡的照片幾乎都是各種食材的外觀，因為我完全不熟悉這些食物的法文，常常搞不清楚該搬的是哪些東西。譬如，fromage 也是有分很多口味的。所以空檔時，我必須把這些食物外觀拍下來。

在 Paray，雖然做著粗重的工作，可是心裡卻很舒暢。沒有壓力，也沒有負擔。即使心裡有著無法與歐洲人融入的不安，但不知不覺，就會像其他年輕人一樣想著，就相信主的安排吧！

## 主的安排

J2S 的本營裡，有座小聖堂，是我們每天早上敬拜、讚美天主的地方。因為聖歌的旋律太美了，我每天腦海裡迴盪的都是這些歌曲，令我心情愉悅。有時候我們會在這個小聖堂為志工中的某位成員祈禱。當他在生活中面臨極大困難，需要幫助時，他表示希望大家能一起為他祈禱，給他力量。我們便會跪在一起，以手輕搭在前一個人的肩上。

在此，我想分享一個特別的經驗。本來，有一個法國人，他對我的態度起初不怎麼友善。他常常眼睛盯著我，卻不發一語。當我試著打招呼，他就會剛好轉身離開（我心裡超級尷尬）。有一天，輪到他請大家幫他祈禱。起初我不怎麼願意為他祈禱，但是後來，想一想，他一定是遭遇了很大的難關才需要大家的幫忙。我暫時放下了之前的想法，內心轉了向，開始為他祈禱，衷心渴盼他能克服他的障礙。同時，我還默默地祈禱著，希望他能更善良，有更多釋出善意的意願。結果，當天晚上，他竟然便主動告訴我，若有遇到什麼問題，請絕對不要猶豫，要勇於向他們提問。他說，因為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當時，我深覺神奇！關於這些難以解釋的境遇，我相信都是主的安排。所以，我相信再麻煩的事，都會有解決的辦法。

## 結語

我希望，以後也能再次加入年輕志工的行列，和大家一起累、一起笑。我想，去了 Paray 的人們，都該懷抱一顆好奇又樂於探索的心情，因為歐洲與台灣之間，真的有許多文化的差異。尤其，天主教已經不只是宗教，而是他們文化的一大部分。另外，其實，作為志工的我們，只要想尋找答案，大多法國人都會很樂意提供指導，為我們解惑。而這剛好不失為一種增加話題和培養感情的機會。若遇上困難，也別氣餒。因為當你在眾人都虔誠信主的地方，你會發現，上帝會真的給你力量、給你支持，所有難關都可迎刃而解。

## 澄長在巴黎

---



**王秋澄 Virginie** 說起自己最愛的城市，總會把倫敦排在巴黎前面的處女座女孩，但卻像著了迷似的，把十八、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歲的夏天都獻給了巴黎。

---

### 萬事起頭難

2016年7月21號，扛著三個大皮箱抵達巴黎。就跟往常一樣，落地的時候天還沒亮。

從機場出來後，便一路東奔西走。辦手續、跑郵局、寄放行李、處理房屋險…，現在想想，根本不記得當時有沒有吃早餐和午餐，只記得終於將租屋處安頓好後，抬頭一看才驚覺天早已黑了。在巴黎的頭一兩個月，經常就是如此這般，為雜事奔波，搞得那段期間身心俱疲，累得完全沒心情享受巴黎的一切。

其實，來巴黎交換以前，我已有幾次遊學經驗，前後加起來在巴黎待過的日子少說有三個月，因此對這個城市並不陌生，還常常開玩笑說巴黎是我第二個家。沒想到來巴黎交換後，這些熟悉感反而成為了我交換生活之初適應的絆腳石。記得剛到巴黎的前幾個月，心裡總在想「巴黎明明髒死、臭死了！哪有美？」，再加上還很不幸運的遇上了幾次歧視，家人又不斷叮嚀說巴黎危險要小心安全，因此總覺得當初是瘋了才會愛上這個城市。

或許是因為對巴黎失去新鮮感，而太快看見這座城市的現實面；又或許是因為一個人生活要處理的大小事太多；也或許是因為深知自己有必拿學分的壓力，因此交換期間的前幾個月，我每天僅是謹守本分地家裡學校兩處往返。不過，隨著時光的流轉，我似乎漸漸又找回了當初愛上巴黎的感覺。儘管街道還是一如往常的髒；地鐵還是充滿了斑駁的牆與濃濃的尿騷味；走路仍不時會被突如其飛的鴿子嚇個半死；甚至不時會遇到怪異的男子前來搭訕，但我依然很享受生活在巴黎的感覺。

### 校園生活的文化差異

這趟交換，去的學校是巴黎高等管理學院（Institut supérieur du commerce de Paris，簡稱ISC Paris）。校址雖然註明在十七區，但實際上是在十七區與九二省的交界上。這一區有很多興建中的建設，學校周遭都是現代化的大樓，與記憶中巴黎街景該有的古舊模樣有很大的出入。而在巴黎上學的日子，其實就跟在台北一樣，平淡而忙碌。



在做報告方面，其實之前便聽說過法國人是出了名的懶散，跟他們同組做報告前絕對要三思，因為很容易會被他們隨性的性格逼急。在交換的期間，我當然也免不了遇到很散漫的法國同學，常常是當天早上才匆匆說中午要約見面討論，卻又常常臨時取消。即使報告內容範圍十分廣泛，他們依舊慢條斯理地拖到最後幾天才開始準備。然而，奇蹟似的，他們產出的報告品質依舊頗具水準，一站上台便像啟動了開關，每個人都能侃侃而談，讓我有些許納悶。不過，我也遇過做事非常有效率的法國同學，第一堂課就定妥了報告主題，並規劃好每個組員負責的部份及討論時程。除了比報告截止日早一星期完成之外，還認真地進行了報告的預演，最後果然拿到了最高分。

雖然普遍來說，法國人討論報告的態度較為散漫，然而，他們的分析能力和做筆記的功力都非常厲害。他們從小就訓練了思考、表達與統整的能力，這有助於他們練就一身用電腦飛快打字做筆記的神力。因此法國人很擅長在短時間內寫出長篇大論，甚至短短十多分鐘就可以寫完兩面稿紙。我第一次考試的時候，真是被法國人作答的速度嚇到！至於在巴黎上學，最不能適應的大概就屬上課時數與變動性了。由於選修的都是研究所課程，除了課堂以九十分鐘為單位之外，每週的課表和上課教室也都不太一樣。剛開學那幾週甚至會做惡夢，深怕自己因為沒有天天上網查課表，而錯過上課時間呢！

#### 澄長在巴黎

在巴黎的這段時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十一歲生日那天。由於在法國沒有家人也沒有熟人，當時僅有的朋友們，不是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就是才剛從陌生人進展為點頭之交的關係，所以早在生日前，就已默默做好要獨自度過的準備。然而意外的是，那天傍晚，卻有朋友邀了我遊趟塞納河。船上，我們相互抱怨著巴黎的不是，但也細數著巴黎的好。整趟遊船旅程的結尾，還幸運地遇上了艾菲爾鐵塔那晚的第一道閃爍。第一次以二十一歲的視角望著巴黎，就看見了這城市最為亮麗的一面，真是件非常浪漫的事。

很快的，在巴黎已經生活了八個月。寫這篇心得的當下，已逢學校的期末考週，雖然忙得焦頭爛額，但這忙碌的感覺卻讓我過得非常踏實。在巴黎交換的這一年，不敢說自己法文進步了多少，但能肯定的是我長大了。脫離家人、朋友以及舒適圈後，很多事情都要學會自己面對和解決，尤其是獨自在外租房，更要學著如何與孤獨和平相處。距離離開法國還有三個多月，還沒想好要怎麼與巴黎道別，但我知道，當那天來臨的時候，我會很捨不得很捨不得……。

## 魯汶生活

---



**翁紹原 Yannick** 和社會裡的其他人一樣游移在展現自我與社會規範之間。不斷思考成了繼續游移的力量。

---

「赴國外交換」這五個字總是能給眾人無限的想像，從周遊列國到大啖美食到外國朋友...等。這些光鮮亮麗的刻板印象背後藏的其實是：成堆的必讀書單、作業報告，並看著吃不起的餐廳流著口水回家默默煮自己千篇一律的拿手菜，以及像失了了根的大樹隨處漂泊的遊子情懷。

也許你會好奇這樣交換究竟代表什麼，我會這樣回答：交換不是（也很難是）六個月或十二個月的長途旅遊，交換是一個重新開始生活的機會。特別是在一個文化風土民情貌似熟悉實際卻不然的國外重新適應環境、重新拓展人脈。在這個過程裡儘管處理的都是國外的事情，但自己會忍不住省思自己和自己文化的關係，我們固有的行為模式真的是最好的嗎？什麼樣的行為模式才是最適合『人』的呢？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比利時學生（據說法國學生也會）在吃完自己煮的東西之後會順手把鍋碗瓢盆堆在水槽等到隔天才會洗。幾乎所有的台灣學生都受不了這件事，但我覺得這裡引人省思的地方是為什麼我們受不了呢？很髒是一個好的理由嗎？我們的方式比較好嗎？他們的方式比較差嗎？為什麼呢？

我把我在這裡的主要任務定位在學習，所以我也特別觀察了他們學習的方式。可能是因為在比利時的大學教室裡可以使用電腦，所以有超過半數的人都是用電腦做筆記，而使用電腦做筆記的結果就是大家的筆記幾乎都是逐字稿，這點就是我在來這裡以前無法想像的事情之一。另一點就是上台報告，在這裡是可以在台上唸稿子的，因為有沒有背稿不是重點，重點是能否有效地、精準地把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台下的人。

這裡的學期規劃非常折磨人，上學期十五週的課程接著是兩個禮拜的溫書假（聖誕節）接著是一個月的考試月（考試會散佈在這個月裡，基本上每個人平均只有五、六門課這就意味著中間有非常多漫長等待、溫書的時間，運氣好先考完的人可以多放到一點假）然後放一個禮拜的寒假接著下學期又開始了。在這種壓力之下溫書假的每一天幾乎都像考大學前的日子一樣煎熬。來交換的人只體驗了一年，而比利時人從大學到研究所讀完得過五年這樣的生活。

這會讓我不禁想起我自己在台灣大學裡的生活，我的寒假和暑假是不是整個都不知道消失到哪裡去了呢？

最後我想用一個我在這裡遇到的敘利亞同學的故事作結。他因為伊斯蘭國的緣故而逃到歐洲，雖然他在敘利亞已經拿到法語碩士學位，但由於比利時不承認這個學位，為了謀生他只好又開始攻讀一個學位。他已經三十歲了，而在目前的局勢下他無法回到敘利亞，儘管他在敘利亞的家人能夠坐一小時的車到一個地方和他通電話，但他就這樣必須隻身一人在比利時生活。比利時的政府有資助他，所以他在生活上沒有問題，但這個地方終究不是他的家，因為他的家人都在遠方。對你來說這只是個故事，對我來說這也許只是一個活生生的難民的例子，但對他來說，這就是他的人生。這就是他每天得面對的處境。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人生的目標究竟又是什麼呢？

在這次的交換裡，我多了很多疑問，這些疑問或許沒有立即的解答，也許我窮盡一生都無法好好地回答這些問題，但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指引了人生的方向。我們的人生有無限多的可能，同時也只有一種可能，在這樣的矛盾中，也許我們只能繼續反思、不停地反思，而這就是身為人應該做的事吧。



1 / 2

1. 第一次台灣人聚會 plus 我生日
2. 亞洲人聚會 plus 慶祝兩位同學的生日



## 央廣實習：記法語節目之電台助理生涯

---



**鄭家琳 Laurine** 來自香港，今年已是生活在台灣的第四個年頭。平常最愛聽音樂，口味雜，從古典到金屬都聽，最喜歡的當然就是粵語流行曲。

---

### 緣起

去年大三下學期時，我報名參加了中央廣播電臺法語組的參訪活動。當天大家先參觀了央廣大樓，再到電台裡的博物館了解其歷史，最後更有機會一同到錄音室中，為其中一個節目錄製針對法語區國家聽眾提問的問題。這次的參訪，讓我首次接觸到了這個認識甚少的媒體，同時也增加了自己對傳播領域的興趣。數月過後，其時任職助理一職的大四學姐將要畢業，便問到我有沒有興趣接任她的工作。由於如此的機會實在是太珍貴了，當時自己沒有考慮太多便答應了。

### 中央廣播電臺法語組是…?

各種的機緣與巧合之下，我便從暑假起，正式開始這份我十分期待的「Dream Job」。央廣法語部共有四位常駐主持人與數位客席主持和法藉實習生，負責製作每天放送一小時、主要針對法語區國家聽眾的法語節目。當中，首十五分鐘內容固定為新聞時事，隨後則播放各種不同範疇的節目，如政治、經濟、社會、歷史、藝術與文化等。（我們的何重誼老師便是負責主持其中一個政治性節目—《地緣政治解析 Géopolitique en Asie》，主要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探討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外交互動關係。內容充實且資訊豐富，有興趣的同學不妨聽聽老師大談政治的一面哈哈！）



## 助理的日常

擔任助理一職，每月的工作時數固定為 40 小時，大概每個禮拜需要到電台兩次，每次為期 五小時。日常的工作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項 — 填寫節目進行表、紀錄節目中所使用的音樂與所採訪人士的各種表格。除此之外，亦需翻閱、回覆與翻譯聽眾們的電郵或信件，以及協助主持人準備節目等。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填寫節目進行表這一項。

首先，自己必須先把節目聽過一次或數次，將節目內容簡單概括一下，最後再以中文填寫到行政表格之中。有鑒於工作上的需求，我便需要常聽各式各樣的節目。除了能大大提升法語的聽力之外，還可以在瞭解許多不同領域之餘，同時也豐富了自己的法文生字量。

比如在《農業寫照 *Entre terre et mer - l'écho agricole*》節目中，我便能接觸到很多跟農業有關的知識，如南美洲的小花蔓澤蘭作為外來種植物對台灣生態的影響、傳統生雞糞堆肥法對環境的破壞等等；《故宮瑰寶 *L'heure des musées*》的節目則能聽到關於國立故宮博物館的展品介紹。最近該主持人便在談一般畫作或文學作品中的插畫，其標記與符號的象徵意義。至於收聽《財經雜誌 *Ecographie*》則能認識台灣不同的經濟產業與其發展動向等等 …。

由於以上內容均以法語播送，對於只學了三年多法文的我來說，時常感到力有未逮。然而慶幸的是，法語組內的主持人都非常友善，當遇到問題要請教時，他們都會很熱心的幫忙與指導！

## 印象最深刻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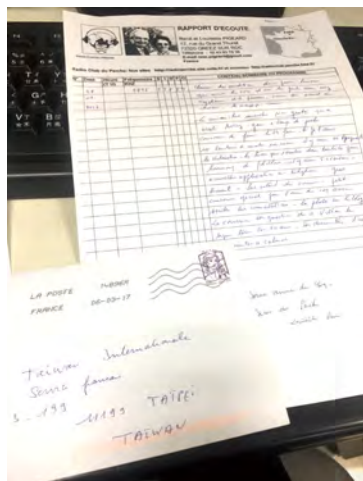
除了網上收聽的管道之外，由於電台的節目仍舊使用短波的頻率播送，因此還是會收到來自不同地區聽眾的收聽報告，以便讓電台更清楚節目放送的品質。

當中，有一對年邁的法國夫婦已經收聽法語組的節目數十年了，幾乎每個月都會以手寫信件的方式送來寫得滿滿的收聽報告，且每張報告的上方均印有兩老的甜蜜合照。每次收到他們的手寫信時，都會覺得非常感動，因為同一件事情，兩人竟然可以共同堅持整整好幾十年，如此的決心實在是十分值得欣賞學習。

另外，有一位非常喜歡在信封上貼各種貼紙的加拿大聽眾，最近則寫了一封信給電台，提及最近在他居住地區所遭受的惡劣天氣事件。受到氣候變化影響，在那片原本甚少面臨惡劣天氣影響的區域，從一月起便下起嚴重的冰雹，導致當地的網絡和電力等民生基礎設施均受破壞。故此，他便希望透過這一封信，來告知電台遠在加拿大東部的情況，也想藉此引起大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

## 結語

無論是在法國、比利時、非洲還是加拿大的聽眾，透過擔任助理一職，竟能間接地跟世界各地，原本毫不相干的人連接了起來，並認識更多世界大事、風土民情，著實有趣。從開始在央廣工作至今，一直都非常慶幸自己當初有答應接手助理一職。畢竟，於在學期間，便能運用自己的法文能力，在一個全法的環境中，去處理各式各樣的工作，我相信這種機會是非常難得的。這份工作不但使自己從中學習到非常非常多難能可貴的知識，也對自身的法語水平有了極大幅度的提升。總括而言，我從來不把這份工作當成「工作」來看，而是視為一個很可貴的學習機會，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好好珍惜！



- |   |                                     |
|---|-------------------------------------|
| 1 | 1. 法語組組長 Tiphanic<br>(她是我們的大大女學姐喔！) |
| 2 | 2. 年老法國夫婦的信件                        |
| 3 | 3. 加拿大聽眾的信件                         |

# 我在命運的岔口等你

## ——覃康寧與他的歧路花園



現任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助理教授的覃康寧 Xaviera，是輔仁大學法文系第 38 屆的系友，自小，時尚、服裝與美感便在小小的康寧心中播下夢想的種子，高中時代的他，尤其喜愛閱讀時尚與設計雜誌，如果法文是空氣，是水，那麼服裝設計就是一株玫瑰，在覃康寧的腦海中扎根、生長。



「那我為什麼會唸法文呢？」

提到為何選擇法文，覃康寧感慨地說，高中時沒有勇氣告訴母親自己想讀服裝設計，很剛好的是，他看到一部至巴黎取景的老香港電影，名為「花都」。

「當下我的感覺很複雜，又是讚嘆法文好美，同時又感到很徬徨，大概是一種補償作用，想說讀了法文，以後還是有機會到巴黎念服裝設計呀，所以我就來到了這裡。」像是汪洋中的小舟急欲尋找著無際的岸，法文遂成為覃康寧生命中的綠洲。於是祖籍位於馬來西亞的康寧負笈來到台灣，進入文化大學法文系就讀，後輾轉成為輔仁大學法文系的學生。

大學時期的覃康寧是個相當熱愛法文的學生，但他笑說，其實自己的體內有兩個「我」不時互相拉扯。

大四那年，康寧原本打算，法文系畢業後至服裝設計師的聖殿—比利時安特衛普皇家時尚學院攻讀服裝設計，後卻因故無法成行。為了填補當時的失落，便報名了實踐大學推廣部的課程，打算繼續在台灣磨練並深化自身的實力。

結束推廣部的課程後，康寧因緣際會下成為某服裝公司的設計助理，開始他巴黎、台北兩頭跑的見習生生涯。

設計助理是康寧的第一份工作，自然也是他接觸時尚產業的原點，「進入這家公司，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折。」

對於服裝設計的熱情就像一塊海綿，充盈了知識若渴的靈魂，三年於服飾產業習得的實戰經驗，為康寧奠定了許多服裝生產面的基礎。於此同時，他也考上了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研究所，並在卸下設計助理的職務後，開始經營自己的品牌。

康寧是這樣談他的初心的：

「無論是對一件事還是一個人，喜歡就是喜歡，你永遠騙不了自己的，所以也別強迫接受自己不喜歡的東西。」

那年覃康寧發表的服裝系列反映極好，此後的三年間，他專事設計，努力地經營著個人品牌。儘管追夢的路走來顛簸，覃康寧瘦削的臉龐上仍洋溢神采，「雖然辛苦，但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真心喜歡的事。」

現於實踐大學任教的他，也談起與當代表演的相遇。就在他成為老師的第一年，康寧遇見時任Meimage 舞團執行製作的法文系舊識—吳可雲，以及編舞家何曉玫。「萬萬沒想到，是當年的法文系同學帶我踏進當代表演的世界。」

其後何曉玫老師的數支舞作，皆由他擔任舞台服裝設計。如舞作《紙境》，全劇以極簡的抽象語言構築而成，「紙境」同時也象徵著永無「止境」，藉由紙可以輕柔、可以沈重，甚至可以玩弄的特質，透過舞者們別樣的詮釋，探討人生的輪迴與慾望的流轉。



覃康寧眼中的陸弈靜不僅是為人敬重的演員，亦是一位生於現代的「俠女」。陸弈靜登上《LEZS》雜誌的造型，便是由覃康寧操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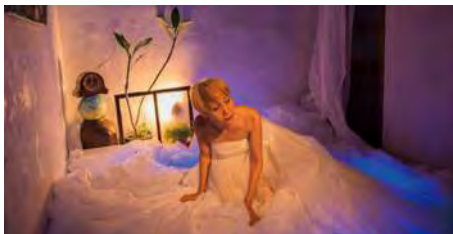
與演員陸弈靜亦為舊識的康寧，這樣談他倆友誼的開始：「陸弈靜是服裝公司的客戶，她當時想寫一部有關服裝設計師的劇本，於是便詢問可否暫住在我們公司樓上。自那時起我們就常常在路上遇見，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朋友。」

後來陸弈靜寫了一個關於潛意識的劇本，邀請他擔綱此劇的服裝設計，「我想既然是關於潛意識，我們就在整個房間佈滿意識，這些意識自肉身流淌出來，人便在自己的意識中半睡半醒。」

為營造「意識」抽象、纖軟同時具流動的意象，覃康寧與樹火紙博物館合作，以特別的薄纖紙創作。

「這種紙很美，更似海浪。」

陸弈靜·衫水



陸弈靜與桂綸鎂出席第53屆金馬獎時，身著的香檳金禮服亦是覃康寧的作品。

## 透過法文之眼看見的服裝世界

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工作的經驗，讓康寧在跨域合作的關係中，領悟服裝設計並非只求美觀與實用，而是關乎「態度」的創作練習。法文系畢業後，走上看似與語文無直接關係的設計路，覃康寧為大學時代下了這樣的註解：「雖然大家都說語言是一種工具，但我認為，學語言的人有一種難言的包容力。這種文化素養的培養需要不少的時間，絕非一蹴可幾。」

身兼法文人與設計人，覃康寧直言，從事服裝設計工作的時候，我們必須客觀，必須傾聽，必須有廣大的包容力，而在法文系就讀時念的文學作品，讓他有能力將大量精神上、形而上的想法具體化，進而轉換為藝術創作。「起初我也認為讀法文只有走翻譯或教學兩條路，後來才明白，法文帶我看見了更遼闊的世界。我讀得懂法文的服裝雜誌，看法文的 video，知道法國人在聊些什麼，所以相信我，只要真誠地對待法文，她絕對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

在實踐服裝設計系教了六年書的他，對於台灣的產業與學術界在「服裝設計」的爭論也有獨特的見解：「有人說我們設計的領域與產業是分離的，某些業主常說我們學生太天馬行空，應該讓產業來教育一下他們。我的想法並非如此，我就是要讓學生去攪和一下你們的產業！」

最後我們再次提到「夢想」，提到「堅持」，提到「直覺」，康寧感性地說，十年前的他有回在台北街頭穿梭，行過一個街口時，無意間瞥見轉角處的一處樓房，忽然間，一個念頭從他的深處生長了出來，「我相信，十年後的今日，那兒會有屬於我的一盞燈亮起的。」康寧道。

「我也相信，在台灣，在台北，有這樣一個設計師正在為美麗的未來悄悄地耕耘。他的路可能不若我的如此難走，也可能不像我這麼幸運，我們吶，終將在夢想與現實之間磕磕碰碰。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相信自己所愛、請聽取直覺。直覺很准，你以為直覺沒有準備，其實你早有準備，直覺不是憑空而來，她定會在對的時候奔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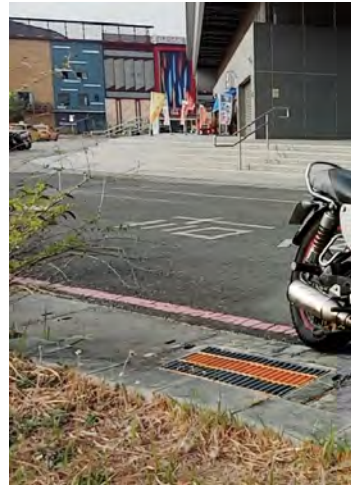
如今，他已不再是當年埋藏夢想的康寧，而是有著許多優秀學生的指導教授，與無數作品的服裝設計師。記憶中那徬徨的少年還不夠勇敢，只好將柔軟的夢悄悄地收藏起來，努力把日子過得更加燦爛。時光流轉的十年走得辛苦，因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盼望，康寧闖過一個又一個關口，歲月在少年的臉龐，鏤下不少名為成熟的痕跡，然而夢想，夢想她卻永遠不老，陪伴曾迷失於歧路花園的溫柔少年，撈起過去的金色年少，讓兀自發光的生命，漸漸走向豐滿。

我  
，  
摩  
托  
車  
，  
與  
攝  
影

在一個涼風徐徐，月亮很美又很圓的夜晚，學妹突然敲了我的臉書，請我為系刊撰寫一篇關於我的興趣——即 摩托車與攝影 的文章，於是乎便有了這篇的誕生。

我想先從摩托車的部分開始。開始接觸摩托車改裝時，我大概高三。當時，我父親給了我人生的第一台車——野狼 125。雖是一台舊二手車，但無減我對它的喜歡，並開始著手研究於該如何改造這台車？於是我參考了許多國外的改車節目，大舉學習他們的風格，並且網購了許多零件加以組裝。

話說，在台灣，我認為玩車其實是件苦事，法規對於改裝車的態度可以說是趕盡殺絕，以至於玩得起改裝車的人，常被定位成一群有錢有閒的公子哥兒，才應付得起這樣生硬的法規。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此，我就超窮的啊。很多零件之所以特別昂貴，也乃是由於業者吃定了玩車族群都是一群口袋很深的公子哥兒。俗話說的「共潘仔」正是這麼回事。因此，我們大部分都自己動手組裝，也就是俗稱的「土砲」。



我的車從大一改裝到現在，也總算是有點樣子了。

其實，我還有第二台摩托車。一台比我還老的摩托車——Honda dio 50，對於許多六七年級生來說，想必很有共鳴，因為這是當年的把妹神車。它是二行程的引擎，有著小巧的車體，但台灣卻有人可以把它改到時速超過一百九，讓日本人都南向到台灣取經。而我這台小車，可謂身世多舛。大二的暑假，我回屏東老家，在一間機車行看到它，老闆說隔天就要拿去報廢。我詢問了價格之後，馬上用台幣七千把這台摩托車買了下來。騎這台車代步後來出過幾次車禍，導致車上該壞的都壞光光了。這個寒假回老家，砸了一筆錢改裝了一些地方，讓他浴火重生。

法  
文  
五  
賴  
鈺  
丰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就是攝影的部分了。我從大一開始學攝影，而攝影帶给了我很大的改變。起初，我認為拍出好照片是易事一件。但是隨著我學得越深入，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到，其實所謂「好照片」有著甚高的難度。而且，攝影是一門持續在進步的技術。先撇除從底片時代到數位的時代的大躍進，光是數位相機的進展幅度已是無遠弗屆。因此，我認為，當我們在思考如何拍出一組好照片的同時，要考慮的層面其實已經不再是器材，而在於「畫面」能帶給觀者什麼感應與訊息，尤其在於「訊息的組成」是否完整。



可惜的是，這類組織能力並非數日便可習得，而台灣偏偏又是一個不太尊重專業技術的社會，導致攝影師在台灣的生存空間極小。更雪上加霜的是，大眾對於攝影師也常抱有極大偏見，尤其我這類拍人像的攝影者，更容易被人看不起，畢竟專挑美眉當模特卻發生性侵行為的攝影師實在層出不窮，只能說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攝影帶給我的當然不只是技術上的改變，也改變了我看事情的方式。當我要做一組作品出來辦展的時候，必須要反覆地思考主題的適當性，以及這個展覽對我本身的成效是如何，還有模特的選擇也非常重要。有太多層面要置入考慮。總括而論，攝影作品雖然平面卻乘載了豐富的綜合條件；靜止之中亦有著攝影作者的意念流動，無聲之中其實也有著訊息的宣揚。這就是我認為的攝影。竭誠歡迎有興趣的學弟妹來找我幫忙或諮詢。

「法國網球公開賽於每年的幾月開打？」這是我在今年的法語營擔任大地遊戲的關主時最喜歡的一道題目。雖然我深知網球在台灣一直不算盛行，不論是觀賽還是從事這項運動的人數都占少數，但我原以為上百人中總會有人略知一二，沒想到從試跑到上營共十餘次的問答中，沒有任何一位答題者能一次就答出正解。

## Tennis, Ma Pa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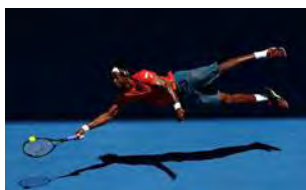
法文一 張逸昀



正確答案即是五月。法國網球公開賽（Les internationaux de France de Roland-Garros）舉行於每年五月中至六月初。它始於一八九一年，一開始只是法國國內的錦標賽，直到一九二五年才成為國際賽事。一九二八年時，位於巴黎十六區的羅蘭·加洛斯球場（Stade de Roland Garros）落成，成為法國網球公開賽的比賽場地，並且在一九六八年進入公開年代（Open Era），是唯一一個大滿貫等級的紅土賽事。

自二零零五年開始，西班牙蠻牛——納達爾（Rafael Nadal）共囊括了九次法網冠軍，唯二零零九年的費德勒（Roger Federer）、二零一五年的瓦林卡（Stan Wawrinka）和二零一六年的喬科維奇（Novak Djokovic）能夠從其餘的幾次賽會中脫穎而出。不難看出，當代男子網壇多半由幾位名將主宰，然而，法國現今仍是有幾位網球好手，例如：法國－剛果混血的松加（Jo-Wilfried Tsonga）、替法國拿下今年霍普曼盃（Hopman Cup）冠軍的加斯凱（Richard Gasquet）及運動與反應能力超群的孟菲爾斯（Gaël Monfils）。

- 1 |  $\frac{2}{3}$  | 1. Roger Federer  
2. Jo-Wilfried Tsonga  
3. Gaël Monfils



我喜歡網球，不論是打網球還是看網球賽都喜歡到近乎痴狂的地步。明明從小就是個極度重視睡眠的人，高中放寒假時卻能為了參加學校網球社的練習而準時六點半起床，也能在各大賽事期間通宵徹夜不眠，為的是看費德勒在球場上的雄姿英發；上了大學之後則非得把讀本上的例句“Je n’aime pas le tennis.”改成“J’aime beaucoup le tennis.”才能安心翻至下一頁。

若是你問我為何如此喜歡網球，我會很直覺地說：打網球很爽、很開心、很好玩。更具體一點，我熱愛佇立在球場上讓心跳隨著呼吸急速地躍動，我酷愛馳騁於球場上的痛快淋漓，我鍾愛球的質量自拍面傳至掌心的厚實與奔騰。而若是你願意坐在電視機前好好地欣賞一場史詩般的費納大戰（Fedal），你或許有極高的機率也會墜入網球的愛河裡，醉心於球員在球場上奮力拚搏的神情與各種出神入化的美技。

如果人死後會上天堂，我希望天堂上有網球場；如果一輩子只能旅行一次，我希望能去巴黎看法國網球公開賽；如果我有男朋友，我希望他不會介意我一天到晚往網球場跑。對於網球的白日夢還有很多很多，倘若一生只能實現一個願望，那麼我由衷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網球夢的行列，了解網球的有趣和迷人之處。

## 20 Ans, Le Temps de la Recherche

法文三 楊采蓁

有些日子，滿佈起伏與艱難阻礙，令人耗費無盡的時間去攀爬；  
有些日子則像斜坡，讓人快速走下，同時歌唱著。

— 普魯斯特

謹以此文，試寫二十歲時我所喜愛的作家，普魯斯特與紀德。關於他們的愛與書寫。

二十歲的普魯斯特在做什麼？查了查年表，1891 這一年，後人給普魯斯特的註解是：「更認真地進出沙龍」。他，排斥就業，只想和心愛的人處在一起，與自然的魅力、大量的書籍與樂譜為伍，還有，總是希望不遠處能有座劇場。這樣的普魯斯特，其青年時期的愛人，當然也同他是個文藝份子。這個男孩名叫呂西安 (Lucien Daudet)。後人從一張十七歲時的少男合照中，便可從眼神與肢體看出兩人愛戀的端倪。為此，普魯斯特的母親，曾主張要將該照片的拷貝全數銷毀。由此可見，當時同性戀情之不被允許。不過，在後來的歐洲拍賣市場上，這樣的禁忌成分，倒使物件甚是炙手可熱。至於，與呂西安的這段感情，其實正如往後普魯斯特的所有感情一樣，皆未能持續很久。

1912 至 13 年間，普魯斯特四十餘歲了。他正絕望地要找人出版《追憶逝水年華》的第一冊：〈在斯旺家那邊〉 (Du côté de chez Swann)。但是，當時連紀德 (André Gide)，都拒絕讓此書由《新法蘭西評論》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出版。為了保持獨立自主與避免浪費時間，普魯斯特索性提議自費出版。

1913 年〈在斯旺家那邊〉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終於成功由其他出版商出版。中年的普魯斯特，送了一本給呂西安。那是很特別的一本，因為上頭有著如下的附言：「呂西安，你在此書中是缺席的，因為你在我的心中占據了太大一部分，所以我從來不可能客觀地描述你。你將永遠不會是一個『角色』，你是作者最好的一部分。但是，當我一想到，我的一生中，這麼多年已經花在『呂西安那邊』，於是這個詞『逝去的時光』在多重含義中，於我而言是非常悲傷的一個，也是最美的一個。」由此可知，普魯斯特在其巨幅的狂寫之中，亦有其不寫。

而一生中給普魯斯特最大創痛感的，卻是 1914 年，阿爾弗雷德 (Alfred Agostineli) 的墜機身亡。他們認識時，阿爾弗雷德年方十九，是位英俊的摩洛哥人，來自底層，以駕駛汽車謀生。而普魯斯特與他的感情，可謂一波三折。熱戀、爭吵、負氣、出走、跟蹤、追悔，一樣不缺，阿爾弗雷德甚至在外另結女友。另外，利用普魯斯特贈予的錢，阿爾弗雷德註冊了一所飛行學校，入學時他用了偽名：馬塞爾·斯萬。這正是普魯斯特的名字與《追憶逝水年華》中人物姓氏的集成。



在盼著情人歸來的同時，普魯斯特甚至投下巨資，買下一架飛機。然而，天地不仁，他迎接到的卻是情人駕機在海上墜毀的惡耗。數月後，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普魯斯特坦誠地說道：「我真正地愛過阿爾弗雷德。說我愛過他還不夠，我仰慕他。我不知道此刻我為什麼要用過去式。總之我依然愛著他。」阿爾弗雷德的死，普魯斯特不只悲傷，甚至罪惡。他想，假如他沒有資助阿爾弗雷德學習飛航，他就還會活著。

1919年，因紀德表示的悔過，普魯斯特遂讓步，將出版權轉交給伽里馬（Gallimard），即法國至今的權威出版社。同年，普魯斯特旋以《在花樣少女們的影子下》獲得龔古爾獎，打敗的是侯朗（Roland Dorgelès）這位好稱戰爭作家的勁敵。在大戰期間，這是驚人的成就。不過，也因為大戰期間，著作延誤出版，所以普魯斯特方得盡情地增添小說篇幅。（是說沒有大戰，逝水年華一書就不會這麼落落長了吧。）在他構思這巨幅小說的時期，其實他拿不定標題。初始，普魯斯特想過命名為《索多瑪與蛾摩拉》（Sodome et Gomorrhe）。那分別是兩座古城名，據信位於約旦河東岸、死海以北，遭舊約聖經記載為淫亂之城，遂遭耶和華以硫磺與焰火加以滅城。普魯斯特即欲以此做為他性向與生活樣貌的明示。後來，《往日的鐘乳石》（Les Stalactites du passé）、《舊物光澤上的倒影》（Reflets dans la patine）、《往日的訪客》（Le visiteur du passé）都入選於他的腦海，直到〈失去的時光〉（temps perdu）與〈失而復得的時光〉（temps retrouvé）的概念冒出，才使得小說標題定案為《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追憶逝水年華。



「在此書中，你是缺席的，因為你在我的心中占據了太大一部分，所以我從來不可能客觀地描述你。你將永遠不會是一個『角色』，你是作者最好的一部分。」眾知，愛可以驅動書寫，譬如紀德洋洋灑灑地寫出他對妻子的愛與慟（雖然，性向上，紀德愛男性，但他也絕對愛他的妻子）。然而他的妻子見狀，卻回應了這樣的一句話：「假使，你能知道那些文字為我帶來的悲傷，你就不會把它寫出來了。」多麼哀傷。相較之下，普魯斯特的不寫，反而有可能為自己與呂西安的往後，做出了最安定而妥當的貢獻。

普魯斯特畫像

我非常喜愛這張。畫家讓他的臉一半呈現在光亮之中，一半於黑暗之中，並寫實地畫出他因身體狀況欠佳的黑眼圈，及陰柔的垂肩。

「你是作者最好的一部分」。而紀德悼亡妻之日記《遣悲懷》一書（Et nunc manet in te），書名原意正是「就此長存你心」。撇過頭來看，紀德是那樣源自私密動機的書寫，相較普魯斯特的狂寫中有其不寫。不過，無論寫與不寫，兩者都是遍佈著遺憾與感念。紀德說，最美的東西是從瘋狂裡呼嘯而出，而後用理性書寫而成，必須設法處身於這兩者之間，做夢與感受時衝向瘋狂邊緣，而寫作時盡量逼近理性。所以什麼是愛呢？我想，愛，正是瘋狂與智慧結合之下，最至高無上的至頂。祝福二十歲上下的大家，離這至頂都不遠了。

### 尼斯沙拉 (Salade Niçoise)

#### 食材：

番茄、萵苣、洋蔥、小黃瓜、橄欖油、勃根地黃芥末、蘋果醋、胡椒、鹽、罐頭鮭魚、水煮蛋。

#### 步驟：

1. 取番茄、萵苣、洋蔥、小黃瓜洗淨備用。
2. 混合橄欖油、勃根地黃芥末、蘋果醋與些許胡椒及鹽作為醬汁基底。
3. 將上述兩者拌在一起，最後再擺上罐頭鮭魚及水煮蛋。

#### 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菜葉的部分可選擇甜美的蘿美與帶點苦味的萵苣，苦甜參半，滋味更具層次。生菜洗淨後記得用乾淨的餐巾布擦乾，沙拉才不會有過多的水分，影響風味。勃根地黃芥末與蘋果醋皆來自法國，你家沒有就不好意思了。（家樂福是你的好朋友）如果害怕洋蔥 + 鮭魚罐頭的滋味太「台」，可以蒜辣鯉魚罐頭、香煎鯉魚或鮭魚代替。



### 不能再簡單的水果沙拉 (Salade de fruits)

混合檸檬原汁與些許糖作為醬汁，將當季水果（甜酸參半）洗淨備用，最後全拌在一起，就是簡單又美味的夏日甜點了！



### 開胃小點 (canapés)

#### A. 燻鮭魚 canapé au saumon fumé

1. 取法國麵包 ( 業界術語：法棍 ) 切片備用
2. 依序將軟質 fromage( 起司 ) 與煙燻鮭魚置於其上
3. 若身邊剛好有香草，可摘幾片薄荷或羅勒葉稍微點綴！

#### B. 蜂蜜核桃生火腿 canapé avec le jambon cru, des noix et du miel

1. 取法棍作為基底 (base)
2. 依序放上起司、生火腿與少量核桃，最後再淋上蜂蜜！

C. 小黃瓜與核桃乳酪 canapé de concombre avec le fromage au noix  
以小黃瓜作為基底，放上混合起司與核桃末的 (fromage aux noix) 即完成！

魔鬼藏在細節裡：

大家可就上述的做法延伸，

放上你喜愛的水果、果醬、鵝肝醬或豬肉醬，

再佐以烤蔬菜、黑橄欖或風乾番茄，打造專屬於你的 canapé!



做菜前記得勤洗手，  
法文系學會關心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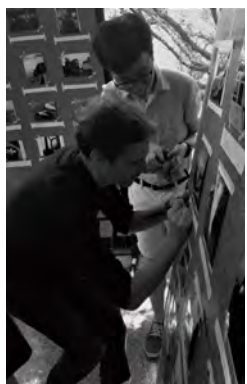
DE CUISINE  
FRANCAISE

## Activité de l'année 學會回顧

大家好，我們是五十一屆系學會。

自上學期的宿營、攝影展、法時光、影展、凱旋盃、聖誕餐會，到下年度的法韻獎、藝術季、法文週及法文之夜，非常感激在這裡的每個你，陪伴我們走過許多難忘的時刻。如果我們是花，你們就是太陽，謝謝大家的照顧，有太陽照耀的日子真的好燦爛。

我們會永遠記得各位這一年來的陪伴，系 51 下台一鞠躬。





攝影展：失色



# Activités de la 51ème promotion du club français

凱旋盃  
札維耶·多藍系列影展



2017 法韻獎  
聖誕金曲臥  
法時光：午後微醺



法文之夜：宴遇  
法蘭西藝術季  
法蘭西藝術季





La 51ème promotion du club français  
輔仁大學法文系系學會 51 屆系刊

主編 *Rédactrice en chef*  
楊采蓁 Nadège

文字編輯 *Rédacteurs de textes*  
楊采蓁 Nadège 蔡欣妮 Edwige  
李宥澤 Xavier 葉姍妤 Maëva  
鄧佳沂 Murielle

封面設計 *Couverture*  
葉姍妤 Maëva

美術編輯 *Rédactrice d'art*  
蔡欣妮 Edwige

發行單位 *Édition*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第 51 屆系學會  
La 51ème Promotion du Club Français × FJU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2017. 06

特別感謝 *Remerciements*  
法文系全體師生及所有受訪者

印刷：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a 51ème  
Promotion  
du Club Français.**